桐溪集 三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甲寅封事 以弼善遆付司直 時二月二十日

伏以嗚呼以 殿下仁聖之德不幸遭人倫之變欲盡其處之之道而終不得自由未免假手改見欺於鹿悍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矣乎今之論議之罪者一則曰禍本也二則曰奇貨也其言固不為無理而試以濟王竑之事揆而比之則亦有說焉濟王初為皇太子見嫉於奸臣退處藩邸未幾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事之不濟旋有討平

之功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旹禍本莫玆若也亮賊奇貨亦莫如玆也彌遠陰謀殺之可謂安社之忠而時人冤其死後世甚其殺者何歟觀夫真德秀之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其言之痛切如此者誠以玆之迹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疑故原其情而雪其冤仍請追封立後古之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否惓惓以倫紀之或紊君德之或愆告戒而勸導之者為如何哉今璣一王子耳心迹與此懸殊只出賊

掐未嘗有擁立之迹矣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乎如使德秀之輩立乎本朝則其不肯請殺也明矣恭惟 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軆先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全安之者盖無所不用其極百僚盈庭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春凡幾何日月而惻念難過俞音終閟嗚呼 殿下之扵璣豈不知其不相容也然而留旹引日愈久而愈拒者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況扵幼稚之学豈合遽施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志行之如何而徐爲之處亦非晚也聖意所在灼然可知而推鞫諸臣經年入侍無一

言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善爲雷同無一人愛君以德
其視君德之得失不啻若越瘠之秦視噫　殿下之
勢可謂孤立而無助矣尤可痛者　殿下待之以不
死而鄭沆待之以死朝廷論之以其法而鄭沆迫之
使死使　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象而未免爲漢唐
以下人君處置未盡合理之歸焉噫殺人者死國法
甚嚴殺凡人無辜且罔赦况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
愚以爲不斬鄭沆恐　殿下無面目入於　先王廟
庭也嗚呼旣往之咎雖不可諫將來之美猶或可追
生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昔宋太宗之於

迕義旣致之死而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眞宗之於元佐只誅首謀而起封於久廢之中此盛德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況殿下之於璣旣無可藏之怒焉有可宿之怨乎其死之寃路人猶悲況聖上哀痛之懷當復何如近日玉候之靡寧臣知其出於哀傷之過也臣愚以爲宜命有司追復求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敎使四方臣庶曉然知殿下至誠友愛之本心則上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下可以解萬民視聽之惑而傳之後世亦將有辭今日淸明之朝必無章壁之繳詔

殿下何憚而莫之爲也抑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
此者不得不盡其說焉善乎宋臣韓琦之言曰父母
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
乃爲可稱 大妃雖或不慈於 殿下 殿下安得不
盡孝於 大妃乎況璣已死矣復何疑間之有哉願
繼自今斥絶讒邪之言杜塞交搆之路如有奸細之
徒敢以不好語及於 大妃即付有司論以重律
殿下亦宜恭爲子職不廢問安之禮無怠視膳之誠
務得 大妃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
掩前失而明新化乎雖然爲此有道遠佞人而已嗚

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之哉設有當誅之罪如管蔡可廢之惡如呂武爲言官者所當先議同僚次通他司上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論議歸一然後䕶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頃者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發廢妃殺弟之議而不議於同僚不通於他司不告於大臣不詢於諸宰而劵發於完席之上遽暴於避嫌之中曾不若論一守令劾一庶官之猶或持難此其心不難知矣盖自近年以来倖門一開勲名太濫貪功樂禍之徒接跡而起至以吾君之至親爲自已富貴之餌比如逐獸者擠人獨走冀得先殺之功

噫爲人臣子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爲 殿下欲全母
子之恩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讒
說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於宇宙矣臣本以孤
遠之蹤猥荷 聖明之知旣忝勳盟又厠清班自料
材力無他報效惟將勿欺犯三字爲平生事君之節
竊自附於莫如我敬王之義矣方當大論之發或在
罷散或以疾病一未隨忝於百僚之後日者人言罔
極目以護逆必欲置之死地臣自念職非言責堂有
老母與其徒死於讒鋒曷若一言而死於雷霆之下
扶力疾詣庭一啓乃退思懍尺疏仰吁 閶闔庶幾

慕微臣之志而補 袞職之闕搆思未就以至今日不及捄正之罪臣實有之請殺無辜之罪臣亦難免伏願 殿下先正臣之罪以彰其不忠臣雖萬殞不敢怨悔臣無任激切戰兢之至謹昧死以 聞疏入光海大憑震電切責政院勘罷捧疏承旨於是三司并論以削奪絕島安置光海猶怒其罰輕誚責三司峻於是直請拿鞫公三月就獄六月光海親鞫秋再招仍命安置大靜

獨啓 辛亥右正言時光海居昌德宮秉彝惑妖淫瞽史說便欲還貞陵宮公獨啓爭之

臣本以無狀冒忝言地近日合 啓之辭非一人之論也乃三司之論也非三司之論也乃舉朝之論也非舉朝之論也乃一國公共之論也而自一上一向

牢拒父闕 俞音此由臣告 君之辭未達格 君之誠未至使 聖上未免有拒諫之失臣之罪戾萬死難宥臣非不知不得其言則去之之義而猶且呶呶不已者誠以愛 君之誠猶不能自已不得不盡其說爲今日 問安之行在人子所不可已之事而下民喧傳此必 仍留不還之意也臣聞之初不暇恠之而付之一笑矣及見禮曺 啓辭 慈殿之永移雖曰只隔一月而 王世子祗送之禮揆之情理未為不可而自 上命止之常時 擧動非係緊重則別無隨 駕之例而自 上特命隨 駕臣始不

能無惑曰小民喧傳之說必是此等語傳播也雖然
豈有是哉三司論之大臣諍之不有公議抑而行之
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豈我 聖上之德而創造無
前之事乎臣之疑萬不一及於此而不根之說濫及
於是是亦不幸之甚者也以下民至愚之心而敢測
聖上淵默之衷是孰使之然哉臣之愚意以為捨
橋乘舡似不是固争之事而古人猶且欲以頸血濺
地況今兹之舉關國家盛衰係民心離合官以諫為
名者其可不争之以死而苟爲塞責而已乎設或不
幸今日仍 留慶運之說果符於下民之臆度則臣

當攀輦血頭牽裾泣諫死於國門之外是臣之意也
而昨見憲府及同僚簡通欲於今日停　啓至於再
三通諭而臣之偏滯之性不能變通苟同致令憲府
先有避嫌之議臣不可強執已見靦然仍冒請　公
罷斥臣職
於是兩司相繼避嫌（大司憲趙挺掌令尹重三朴顏賢持平文朴昌吉大司諫李好信司諫鄭豈佐正言李景顏）玉堂處置兩司并命出仕　荅曰依啓　鄭蘊遞
差
備忘記　今此還移之舉實出於不得已也歲末　永
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而前正言鄭蘊乃敢以

無理不根之說瀆擾於舉動之日其不識事體縱
恣無忌之狀極爲駭愕不可仍在從班爲先補外
事言于該曹仍 傳曰臺諫爲人主耳目主一時
公論所當擇差而近來銓曹唯循私情苟充備擬
極爲寒心況此鄭蘊子不知何許人觀其啓辭則
不過一浮妄喜事之人也以如此之人薦用於言
官以致生事朝廷尤極痛駭吏曹堂上推考色郎
廳先罷後推各別擇擬事言于吏曹 傳曰鏡城
判官李埈遞差前正言鄭蘊差送

癸亥辭疏 反正初以獻納承召在途旋除司諫

伏以臣千里去國十載竆囚魑魅之與居魍魎以為隣自分為瘴海之鬼不意 宗社黙佑 聖人有作九五龍飛萬物咸覩如臣無狀亦被清選旬月之間受 恩重疊聞 命以来驚惶殞越將信將疑如夢如醒歸見老母老母執手而泣曰徵我 新上之德吾母子豈有重逢之理哉臣亦感泣嗚咽不能為之情思欲竭心肝鞭駑鈍陳力就列報效 聖恩於萬分有一之地而抑臣之難仕之狀有一不堪一不忍又有二不敢者不得不略暴於 天日之下伏惟殿下試垂憐焉臣自少受氣虛弱慢膺多汗一自投

荒之後瘴毒爲祟濕痰交攻喘促氣急喉中常有禽
鳥之聲下部蹇澁疼痛無時尋常坐立必須人扶者
十年于玆忽承　恩命始出柝門而精神昏憒行步
艱難欲前還却將起復僵寸寸前進得達鄉曲褱鬓
醜貌兄弟不識蹣跚匍匐親舊共憐㢧緣　恩命罔
極扶曳來謝而晨昏供職奔走就班則斷無望矣此
臣之一不堪也臣母今年八十有六臣以弼善超
朝回而謫去母子相別十有一年今玆之來臣母牽
臣裾不欲相離泣且言曰吾之命盡不朝則夕汝何
徃乎臣以稽謝　恩命又有罪責反覆曉喻則臣母

始鮮裾曰計汝往還當不出數十餘日吾當倚閭而
望汝臣聞言揮淚謹唯以退臣竊念事　君日長事
親日短使臣貪戀　恩寵徘徊顧望不得為終孝之
子而辜負老母之望則　殿下何取於不孝之人而
汙辱名器乎此臣之一不忍也往在戊申鄭仁弘陳
疏攻柳永慶囙有竄謫之　命臣於其時為仁弘伸
救而言及永慶矣至于今日永慶復其官爵已為無
罪之人臣雖欲強顏從仕其於物議何哉臣之所不
敢者一也臣於仁弘雖無執卷受業之事而師生之
分則定已久矣自癸丑以後論議之顛錯如出別人

之手臣亦恠之耻有師生之名而此皆八十耄荒之後也近則沂絜溯澮之徒縱吏嫁禍遠則爾瞻纘男之輩愚弄媒孽昏耄見欺之狀豈不可哀乎記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仁弘之罪雖在罔赦而至於施之極刑緣坐籍沒之律與爾瞻纘男輩一體施行則非但有違於古經毋乃或傷於　聖上新服之初務從寬典之盛德乎師生以義合不可則絶而人之指目者必以臣爲仁弘之門生臣雖欲強顔立朝其於物議何哉臣之所不敢者二也臣之難進之勢如右所陳而御　恩感激不敢守量而後入之戒伏願

天地父母特垂生成之 恩鐫削臣之職名許令
歸養老母則殞結之報當在終孝之後伏願 聖明
垂憐採施焉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爾奉母還京養親之暇兼察職
事於孝亦爲至矣勿辭察職

啓辭 癸亥司諫時

臣伏見廢東宮堀土逃出之變言亦寒心以獨夫之
身居難保之地自處雖盡其道猶有不得逭者況孽
自己作變出無前則爲 宗社討者固當請討之不
暇而臣之愚意以爲補導 君德終始令聞亦是臣

子職分廢朝骨肉之變誠如　聖教人心之叛天命之絶職競由此今日之事與此雖異其於　聖德之損益豈無所関重乎　殿下當初處之之道旣已曲盡無憾則可不思所以善終之方而為萬世帝王之懿範乎臣昨承收議之　命將欲略陳所見而兩司多官以為臺諫不可收議當以合司論　啓云將啓之時臣又執此有異同之言而緣日暮遑遽未免隨衆及見　聖批愚衷自激不能執堅初見幾誤聖德之罪大矣請　命罷斥臣職

甲子啓辭 大司諫時

臣之愚見略陳於榻前而 天威咫尺辭不達意不
得不演其說爲臣親承 聖教感淚自零有 君如
此而不能將順其義乎前車旣覆後車不戒試以前
後較之弟與叔孰重孰輕永昌之蒙無知識而出於
賊口仁城之迹無形似而出於賊招孰冤孰不冤乎
曩時之請殺永昌今日之請罪仁城果孰是孰非乎
若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迹之虛實而一以賊招而已
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 先
王之子噫盡之矣若然則倫紀之斁孰與曩時君德
之失孰與曩時倫紀明則 宗社安君德得則 宗

社安不然而敗倫失德則 宗社危亡可立而待臣
實未知三司所謂為 宗社大計者何謂耶殷鑑不
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雖有昏亂之政而不殺同氣
不廢 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朝
居此位也以此觀之三司之請適足以為奸人藉口
之資而非 宗社長遠之計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前可不懼哉臣之愚心斷斷無他只欲納吾 君
於堯舜之域而竊自附於愛 君以德之義矣今日
合司臣直陳所見而人微言賤不能取信臣何敢自
是守株之見强顏仍冒乎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卿忠懇之言予甚嘉悅卿其勿辭

乞遞歸覲疏 丙寅都承旨時

伏以臣忝帶副提調之名隨參議藥迨將五十日而議藥乖方終致 君父終天之痛罪合萬死方俟斧鉞之加而 聖度天大反推老老之 仁卄箇黃柑送遺老母之 教丁寧懇惻有非負罪之臣所堪承當跪捧感悚有淚自零臣違離母側今已四箇月矣歲換時移尚未歸覲臣之思母有不足說而竊恐母之念子不忘轉成疾病也臣母年齒不但日迫西山而已朝難慮夕今不保明每一念及方寸自亂而此

時呈告非分義所安故憂懼度日日已多矣頃者伏
承頻徃之　教知　殿下必不以犯分為罪而㷉念
産室已排當有問安之規　禮葵當前必有鞅掌之
務若帶職而徃如前之為則非但臣心不安該房職
事難以代行此臣之所以必欲觧職而歸者也仍竊
思惟臣之無狀過蒙　恩眷前後寵擢之隆出於臣
僚之右非臣糜粉所堪報效今若以退去自外不以
含蓄之情㬥露於　殿陛之下則臣罪當誅嗚呼國
家設大臣臺諫之官者將以有為也當大事而濟可
否決大議而爭是非要使君無過失事無遺闕而措

國家於恭山之安者此其設置之本意也古之人喻之於股肱耳目之以耳目者夫豈偶然哉近日大臣之所論臺諫之所諍無非考經據禮欲重宗統正名分而納吾 君於大中至正之地也其言非不正矣其意非不切矣而 殿下一向牢拒訑訑之色邁邁之教不啻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元老辭退不復干與於國事左右兩揆皆懷乞遞之意臺閣一空百僚廢僨韋布失色皆思納履臣愚不知此何等氣象也夫喪不可無主主不可錯立今玆之喪非綾原誰主乎殿下之不當主義理甚明人人得以知之況以

殿下之明達而有所疑乎特以蔽於私情不能克將去又不能不動於頃日迂曲之橫議必欲排抑正論直行已志噫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有大臣而不用其計則是無大臣也有臺諫而不從其言則是無臺諫也元首股肱不為一體支體耳目歧而為二古今天下安有無股肱耳目而可以為人無大臣臺諫而可以為國者乎臣恐 殿下之國事自此將日非矣臣職忝喉舌之長不能匡救 君失使貽譏於當時取譏於後世退歸田里將何顔見父老而對朋儕乎以私以公決難在職伏願 聖明亟命鐫削

職名使得安心歸養則臣雖不能為正　君之臣亦
不失為終孝之子矣臣無任瞻天望　聖恩祝屛營
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遞疏丙寅二月初一日在竹山

伏以臣私情所迫公議有所不顧當此　聖上哀疚
之日冒陳辭章罪當萬死而　聖度包荒不以為罪
反給　恩由繼以有便蕃之　賜前後稠疊臣是何
人獲此異數跪捧拜稽感悸交集將不知死所矣臣
於年前七月叨受本職八月晦前呈告南還十月之
中始得趨　朝其間曠職殆將數月物議譁然深以

爲非令玆之行雖刻期往來動經旬月喉舌之地非如闕曺慢職一日不可曠况至於旬月之久乎不但此也 産室之排久矣醫官直宿自近日始則三提調問安之禮次第當擧而都提調方在呈告中提調以看山奔走臣又遠行勢將廢禮臣子分義其可安乎伏願 聖明亟命鐫改臣職俾免久妨賢路之誚則公私幸甚幸甚仍竊思惟臣之駑劣最居群臣之下而數年以來寵擢之隆眷顧之重迥出群臣之上反覆思之不得其說抑無乃頃年狂妄之言偶契於
　好譽之衷而過爲褒奬耶若然則臣何憚而不盡

狂妄之言以爲酬　思固寵之地乎近日　國家之
事　殿下以爲何如也元老去位已作山野之人左
右両揆皆懍辭退之志臺諫氣沮百僚體解士夫相
逢便有憂愁之色閭巷竊言妄有忖度之地臣愚不
知此何等氣象也　殿下之心臣竊瞯之詳矣皇皇
鉅創之中思所以自盡之道不自覺其非禮之禮非
所以尊親過制之制非所以盡孝也　殿下之心旣
動於初年迂恠之論又惑於今日詖横之議而獨不
念夫逆耳之言乃吾藥石順旨之語適所以爲疹疾
也耶是以方寸之地本有清明之主而旋爲私情所

蔽用中之聰或不能不屈於公議而一反為私議所
奪 教令之間半是半非施措之際若真若偽臣請
有以明其然也 殿下於初日大臣之請旣降三年
之制而又服杖朞此果為三年之制乎其真為朞服
乎 答大臣之啓曰壓於宗統難於主喪而繼之曰
令俌攝行此果為不主喪乎其真為主喪乎 答王
堂之劄曰旣已允從而又 答禮曹之啓曰依前教
攝行此果為允從乎其真為不允從乎 答領相之
劄頻 示悔悟之端至以隨事匡捄為 教而杖未
嘗去也喪未嘗不主也未聞有一非禮之罷一過制

之革則此累為待大臣以誠乎其真為不以誠乎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非並行公私角立噫此豈 殿下平日勤學好問講明天理人欲之效耶既往之失雖不可諫將來應行之禮不可不急急講定如捄焚拯溺然後人心服國是定大臣安其位臺諫得其職矣嗚呼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也臺諫者 殿下之耳目也元首股肱不為一體支體耳目歧而為二古今天下豈有無股肱耳目而可以為人無大臣臺諫而可以為國者乎臣職忝近密之長所當隨事救正而前以廷議方張臺論日峻日月之更匪朝則夕何

必以已陳之言並瀆於 哀皇之中也攀思未草隱
默隨行今當辭退之日益切惓惓之忠回望終南戀
淚自傾殘燈旅館夢魂亦悸推枕起坐以心語口曰
大臣惟思奉身而退臺諫徒以引避為事畢竟不能
正厥事使吾 君未免遺憾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則
臣亦與有罪焉歸見父老何以為辭玆將肝血仰瀆
宸聰庶幾之改惟日望之臣無任瞻天戀 闕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疏辭嘉卿愛君之忠所陳之事當體念卿
勿控辭須速往來事有 旨

辭都承旨疏 乙丑

伏以臣勢難從仕之狀前已略陳不必每每煩瀆而情理所迫不免更有所哀籲臣罪萬死臣母年齡過此一月則八十有九使臣少有三年之愛則此果遠遊之時乎 聖上屢以率母來京為 教臣非木石豈不感泣而思所以副 聖意乎第念九十之人雖於門庭咫尺之間尚且賴人扶持況望得達於六七百里之程乎此則事勢之決不能者也一自離膝之後于今一朔有奇而安寧與否邈未聞知夜夢一不吉則便生憂惧之心門外犬吠則不覺驚起而出危疑

度日方寸亂已久矣臣之此來只欲肅 恩旋即乞
遞而歸不幸都城淪擾流徙絡繹 朝著不靖呈告
紛紜臣子分義不可告歸悶默隨行已踰一月幸而
絡繹者還集紛紜者稍定西來邊報亦無緊急此臣
所以私自喜幸而大聲疾呼者也不但此也臣學術
空踈才識短淺進無補拾之益退無出納之當報蔑
毫絲謗積丘山盖自前冬狂舌之莫捫至今唇齒紛
挐稠廣之坐詬辱備至踈劄之中姓名屢出負此罪
名而猶復靦厠於清班乎噫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立朝見嫉古聞其語今始驗之臣年迫衰

暮志氣摧頹蒼顔白髮無復世念其於宦情已如死
灰豈敢以望秋蒲柳之質當鋒於名利之場而自取
顛躓乎臣之志願惟在致其職事歸養田廬菽水盡
歡以終餘年而已伏願 天地父母諒臣危迫之悃
憐臣狼狽之迹亟 命鐫削職名使得終始保全則
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抑有附獻之說請畢其愚焉
庶孽許通廷議不一而大抵以爲可行者過半矣以
臣愚意知其必不可行也我 國家二百年維持羣
罔幾亡而復興者徒以名分在也嫡孽之間尊卑之
分天經地義不可撓紊三代之時行於家而不行於

國者臣未之信也家齊而後國治則豈有獨行於家而不行於國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則孽子之不得其志者古亦然矣漢晉以來雖有通用之規而王符周顗之外表表可稱者無幾焉則漢晉之君果得庶孽之輔而為漢晉乎我國之於中朝大小殊體内外異宜千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豈可一一遵行乎　聖祖創制　神孫守法不替引之令幾百年而一朝無故欲壊之如之何其可也況近年以來許通之路未為不廣庶孽有文武之才者無不各占其科位至通顯者比比有之李珥之必

待納粟立功而後許通者猶有愛禮存羊之意猶之可也今欲洞開而無防閑其意何居焉噫良女而不更二夫者則其所生猶可通也至於賤娼之産游女之出不辨嬴呂之姓者而皆許其通則仕路穢濁名分掃地其不爲亂亡之歸者幾希矣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在鄉里時目見納粟之人爲閫帥守令所侵皇皇奔走滿路號泣者多矣今接兩南兵使狀 啓皆有納粟人赴防之請噫此實爲 君父斂怨之道也蓋自

壬癸兵興之後國儲蕩竭供軍無策 宣祖大王大
開募粟之路各道道主分遣差使員親到富民之家
封閉其庫至於稍有儋石之儲者亦無不搜括而傾
倒焉以此接濟天兵以此支供將士中興之功此其
居多 朝廷不忘其功追給告身初非渠輩之所自
願也厥後或遭凶歉募粟賑濟或因 詔使之行或
因宮闕之役納銀納木其類亦多雖有可已不已之
擧而民之納財則均有其功今也不惟不功其功又
從而加之罰不問年歲老少業儒與否而一切驅而
納諸陷阱之中非徒渠輩之呼冤抱痛足以傷天地

之和抑恐　國家失信之咎亦是以召灾沴之氣也殿下曲察民情明見萬里不入軍簿者并不許抄擇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瞻聆所及孰不感泣第以主兵之臣沉泄久矣若不嚴立科條永閉其蹊則難乎其終免矣說者以爲無已則有一焉每年收木各一疋以補軍國之用則民不甚怨而國有所補爲此說者不無意見惟在　廟堂採而行之耳孔子去兵去食而不欲去信書曰可愛匪君可畏匪民司馬光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依於民民依於信伏願殿下惕念焉惟玆二者似非大段擧措而定名分

收人心之機亶不外此當今嘉謨格論畢陳於前臣不敢以泛辭陳言更瀆於後且念隨事論列亦不害爲獻忠之規故今當辭退敢替芹曝臣不勝悃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斥和疏 丁卯三月以副司直赴亂江都

伏以今日危亡之勢迫在呼吸之頃而殿下之所以應之者無一毫奮發剛厲之氣廟堂之所以處之者有一向委靡苟且之計卒乃卑辭厚幣欲事醜虜噫列聖二百年文物之邦其將使之爲腥膻之區耶檀箕數千載衣冠之俗其將使之爲左衽之民

耶　祖宗廟社其將置之何處　祖宗土地其將任
其日蹙耶言之至此心割膽裂夫和之不可恃其来
久矣金人之終始誤宋者此計也宋室之終始不競
者此說也今也又以其餘謀故術欲試於我而我便
墮其術中官俘虜之子遣俘虜之族猶恐少拂其意
而務悅其情冀退一步噫彼弘立者為虜腹心無故
而來侵父母之國屠戮我生民驚動我　宗社甚至
於自稱五道都元帥偃然掛榜曉喻其為罪惡遠浮
虜酋而陰伺鼻息以為晷刻偷安之地此三尺童子
之所羞恥而堂堂千乘之國尚忍為之哉且彼虜之

要和有二爲懸軍深入正犯兵忌安州之戰殺戮相
當欲善其歸以此餌之一也不知我國之虗實或慮
前頭復有如南以興之堅守力戰者欲怠我師以此
誘之二也均之二者皆是愚我之謀而我不覺悟僥
倖萬一不修戰守之備噫此豈皇天　祖宗付托之
意一國臣民初嘗期待於　殿下者哉臣竊惟我國
軍兵雖未必盡爲精銳而其數則想不下十萬矣目
今六路勤王之師幾盡雲集鄉兵義旅處處蜂起平
安數城雖已陷沒黃海一路尚得完全使江原咸鏡
之兵繞出賊後黃海之卒橫衝其腹畿甸以下四道

之軍把截臨津則彼虜前無所進退無所歸左右受兵勢分力弱隻輪不返之功庶幾可圖而所患者惟殿下無堅定之志　廟堂無擔當之人而已抑又有所不可者四大將所帶軍官其數過千而皆一國武士之選也既免西戍之苦又有饋養之　恩而一朝臨亂任為私兵鞭軍炮手凡幾百千教養有素才藝精熟禦虜之用莫過於此而稱以宿衛退處一隅嗚呼内固重也外固輕也輕重之權隨時低昂今日之外果可謂輕乎今有人爲盜賊欲入其家窺伺門外而不閉其門任其攔入深藏其弓矢刀釖於閨内

曰待其掃蕩家財及閭而後用之云爾則 殿下以
爲智乎不智乎今之事勢與此相類臣竊怪之痛之
所謂四大將如金瑬李貴書生也固難出征李曙積
失人心將士必不用命惟申景禛名將家也世受國
恩豈無敢死之心分鞭炮一半合兩將軍官付之景
禛使守一處則軍情方欝思欲一戰師直義壯何患
不敵此只在 殿下一玉音之間何憚而莫之爲也
臣千里聞變未及扈 駕之列方當竢罪之不暇而
忠憤所激敢進瞽說惟 殿下不以人而廢其言取
進止

辭大司諫疏 丁卯十一月

伏以臣之才識最出群臣之下而數月之間受 恩
重疊銀臺清選薇垣重任謬加於無似之身是猶責
眇者以能視跛者之能履臣誠惶惑憂窘亦悖
國家不幸逆變又起雖有不日討捕之功爲臣子者
義不可偃然退在雖無 召命尚且奔走之不暇況
召命至再乎臣非木石豈嘗全昧於臣子之分義
又豈不懼夫屢度逋慢之誅哉第緣天道害盈鬼神
忌滿偶然騎馬便致落傷左臂連項之骨違折突出
今既累朔接續無期行步坐臥動相牽引或觸風寒

或値陰雨呻痛之苦不減於初梳頭斂髮必待人手
自初至今未嘗着網巾不得已着之則亦倩人手自
分廢棄不齒人類雖欲蹣跚扶曳寸寸前進安有半
邉不用之人而可厠周行乎不但此也臣之難進之
狀又有二焉臣母年岭過此數月則九十一歲矣在
法典內親年九十諸子歸養此指從軍者而言也從
軍者尚且許其歸養況於朝紳乎加以臣母自今年
秋末兩脚浮疼寒冷如氷若無血氣以此元氣日耗
肌肉日銷常曰此吾終身疾也年深如此病痼如此
臣雖欲貪戀恩寵背母遺君其於物議之鄙薄何

哉此臣之難進者一也臣發言輕率處事顛錯一出一入動輒得謗前後跋疐不一而足倘微 殿下曲全之恩臣安得保有今日乎臣聞衆噓漂山積毁銷骨有子如曾參尚不能不投杼於三至之餘況 殿下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隨事吹毛不止三至雖以 殿下之眷顧安能保其終始無撓乎臣犬馬之齒已至六旬衰朽之質只待入地之日何敢冒恥干進履虎尾而不愬愬乎此臣之難進者二也負此二難惟有一退杜門養親敍水盡歡晨昏之暇時理舊所讀增益其所不能以備異日驅策亦非晩也伏願

天地父母曲察情私 特加矜恤亟 命鐫削職名使臣得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戰兢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累召不來予心缺然卿勿以毁議介意從速上來以副予望且本職如是辭之今姑勉從

求言疏 庚午

伏以臣之至愚極陋最居群臣之下數年以來 寵擢殊常銀臺天曹無不濫厠卒以風憲之重謬加者再矣臣於前冬感激 恩命扶曳登程行至數日聞

老母疾作顛倒馳還情勢雖然逋慢大矣席藁私室日俟誅譴不意　聖度包荒不以爲罪而又申前息臣誠惶悚無地自容夫準繩之司紀綱之地自古難其選故鮑宣之再入胡廣之三登古人以爲美談如臣萬不近似之人而一之謂謬其可再乎臣心亦以爲怪莫知所以致之其於物議何哉況臣母今年九十有三以其年言之則不可不謂之少康而一日之內氣候不齊朝安而夕不調昨飯而今專廢保養之難甚於嬰兒氣息奄奄晷刻可虞使臣少有三年之愛其可一日而離側乎不惟此也臣亦蒼顏白髮

已迫遲暮兩耳蟬鳴雙眼花生精神昏憒行步蹣跚昨於肅 恩之時膝骭痿戰幾至顛仆再三息脚僅出國門如是而可能一日供職乎臣之難仕之狀種種如此此則 聖明之所已洞燭臣今來都下始見邸報 聖上優老錫爵之命特出於老老之至情推是心以及臣母許臣歸養使得相依以終餘年則曠代雨露之 恩亦及於臣母之身矣伏願 聖明矜察焉仍竊思惟臣既不能以身獻 殿下矣請以一言替獻而退焉臣在鄉之日因官家播告伏覩 殿下求言之教讀未終篇感淚自零成湯六責蔑或過

之宋景三言風斯下矣　殿下之言及此宗社生民之福也臣方欲搆思草疏以報　聖恩之萬一而新命遽至未遑操筆只瀝肝血而來矣重入脩門咫尺五雲丹衷自激不能為心竊就　聖教中刑獄失中四字而有以反覆焉臣聞刑獄者天下之大命也絲毫失中寃氣易生所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者多由於此也自　反正以後投諸四裔者不知其幾何也其中或有罪重而罰輕者亦不無罪輕而罰重者若不問其輕重一切驅而置之魑魅之鄕不為辨別則得矣罪重哀此輕者不亦寃乎臣謂罪人之

多非國家之福也臣昔居海島中聞謫居之徒每於
日出月生之時祝手再拜訴其無辜而冀其生還者
比比有之此雖無知賤隷之所為而亦足以感傷和
氣矣臣聞一夫抑心猶飛五月之霜匹婦含冤尚致
三年之旱況環一國之中抑心而含冤者不止於一
夫匹婦而已乎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詳查罪案其
罪名之不至甚重者霈然疏滌無所繫吝則未必不
為弭災之一助也嗚呼凡民無辜尚如此況　先王
鍾愛之子乎珙之無辜臣於其時榻前略陳之矣啓
辭暫及之矣俯聆　天語仰窺　淵衷以為堅定而

不可動矣曾未數日臣遞職南歸隔朝議如弱水實
未知珙之有罪無罪當死與不當死而臣之愚意以
為設使珙逆謀畢露猶當置之絶島待以不死則
殿下罪罪親親之義兩得而俱全之矣臣竊為 殿
下惜之雖然死者已矣不可追也今其老妻稚兒尚
在絶海之中其哀號之聲困頓之狀可想於不言中
矣夫以深宮廣厦之處而暴露於獰風毒霧之中紈
綺之身而懸鶉不繼膏粱之口而糠粃不足幾何不
至於無噍類也又聞其女子有年可許嫁者云 殿
下終不收恤則 先王遺體未免為海島皁隷之歸

矣不亦憐痛之甚乎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感應之理捷於影響
殿下所以待骨肉者如此則變異之生不足怪也詩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熹釋之曰文王之神在天
一陟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子孫蒙其福澤
而奄有天下也春秋傳亦曰叔父陟降常在上帝之
左右以佐事上帝夫豈茫昧難憑之事而聖人言之
哉必有是理也以此言之　先王在天之靈豈不陟
降於上帝之左右訴其寃而降之災乎夫雷震者上
帝之怒氣也震太廟之木者　先王之怒色也帝與

先王所以示警於 殿下以為王成之地者不啻若耳提而面命矣若不急改圖求以觧夫帝與先王之譴怒則災異無時無而國不得為國矣伏願殿下亟下臣章議諸大臣特宥珙罪復其封爵老妻稚兒速令出陸結廬於珙墓之下而不絶其香火其女子之可嫁者擇於士族以禮嫁焉至於長成之子或以為不可全釋則移置近島俾免寒餓之死則先王之靈亦必慰悅於上而佐事上帝轉災為祥矣臣於上年夏承 召詣闕竊以此事草成短疏呈諸政院政院以字行高低違格退送且曰自 上已

有放釋其妻之命渠不忍離病子陳情仍留云臣始
聞之深感 殿下寬宥之恩而又悲其不忍相離之
意猶欲書進以效自牖之義遲延數日遽聞母病蒼
皇下歸矣今玆之来職帶言責又值求言一札十行
如日中天至以言雖不中亦不罪之 教誘之使
言臣何憚而不盡乎伏願 聖明矜恕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求言疏 癸酉

伏以如臣庸陋猥被 聖知既蒙 恩由來省墳塋
又付 頭銜眞榮及泉壤臣雖糜粉不足以報 聖德

之萬一感激思奮強策疲病欲謝生死之感於　五
雲之下而墓役垂畢身病轉劇下部不仁跬步難運
遷延至今情禮俱闕罪戾山積無所容貸席藁待罪
數月于茲而　聖度包荒嚴譴猶稽臣非木石豈不
知感臣之痼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既傷於瘴癘之毒又傷於草土之中臂折左右膝寒
氷鐵上而喉吻常枯下而溲溺頻數內自臟腑外至
支體無一處不受病血氣已衰鍼藥無效雖使深居
靜處收視飲聽而養其病尚患死亡之難免況望千
里觸寒十步九僵而善其歸哉臣之自知其罪而猶

不能趨謝者其情誠可憐矣 殿下知臣之罪而尚
無誅殛之命者蓋亦出於哀憐之至意也臣之職名
雖閒冗而兼帶同知 經筵實係重任不可一日曠
闕而虛帶華銜退伏田野尤所不安於心而罪戾之
難逭者也陳章辭遞一日爲急而日就賤疾少間庶
幾少伸情事豈知病日益深而永斷趨 朝之望也
伏願 聖慈曲察情私 命遞同知 經筵及司贍
提調之任使垂死微臣得以安心調病畢命松楸之
下千萬幸甚仍竊思惟臣既不能以身獻於 殿下
又無一言而枯死則不惟辜 殿下寵眷之恩抑臣

之志願終負於冥冥之中而難瞑其目矣臣居在窮僻罕與外人接晩聞 正殿雷震之變驚惶咄咄將信將疑以心語口曰豈有 聖明如我君而有此無前可愕之變哉最晩伏覩 殿下求言之 教然後方知其實有是事而又自解曰有此無前之變而有此無前之 教豈不以天心仁愛 殿下而玉其成耶不然聽卑之天何忍以亂亡之災降於 清明之世乎臣誠惶歎寢食不安欲以狂瞽之說仰副求言之 旨而顧念朝廷之上忠言嘉謨畢陳於前草野之中崇論宏議輻湊於上臣之迂說腐言已爲白頭

之承何足以裨補絲毫是以囁嚅而不敢發矣臣往在庚午以雷震之變應 旨盡言而物議洶洶臺舘交攻請斬之劄不一再而止幸賴 殿下深察愚忠終始保全得有今日是誰之 恩臣於此時又效前愚妄指其災之爲其事之應其變之爲其政之失則在廷之臣必有前日之請而 殿下亦不免三至之投杼臣何故而更進忌諱之言自陷不測之地也且聞之道路 殿下欲擧應天之實以篤親親之義而輙爲臺諫所沮遠地傳聞雖不可信而若果有之是臣之言猶見擯於今而前日之請不但已也臣何故

而妄進無益之言自取顛覆之患哉嗚呼雷震之變古或有之而震 太廟之木震 正殿之柱者未有如今日之可驚可懼者天之示警夫豈徒然哉必有以也 聖教中十條皆足以召灾致變而臣不暇逐條陳戒只就大本上為 殿下略陳焉臣聞漢臣董仲舒以正心為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之本宋臣朱熹以君心為太子大臣綱維風俗民力軍政之本漢宋之君以其言為迂遠腐陳而不識其天下萬事萬物之無一不本於此心故治不古若而國勢日卑惜哉 殿下聖學高明本源澄正固無待於臣言而已

盡出治事天之本矣然而雷震此何等變怪而疊見
於數年之間雖衰亂之國所未之嘗聞則無乃 殿
下出治之本有未正事天之誠有未盡歟伏願 殿
下試於燕閒之中清明之時反求諸心曰吾之心正
歟未正歟吾之意誠歟未誠歟正而誠則加勉若有
未正未誠之事則益加兢惕其疾敬德務恢虛明之
體鋤去偏邪之萌勿以 聖智而輕人言勿以私意
而害公道使此心之體其明如鑑此心之用其平如
衡則疵政消鑠新化光輝雷震之變將化而為慶雲
甘露之祥矣臣曾忝言地咫尺天威竊瞷 殿下於

聽納酬應之間或未能盡去偏私之累虛僞之失則
是 殿下之心未能如鑑之明如衡之平矣夫方寸
之中隱微之際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或有查滓
分寸之未明未平則其發於天譴者捷於響影可不
懼哉可不懼哉孟子曰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臣亦
曰 殿下欲弭天災盍反 殿下之本源哉臣學術
踈荒未效格非之忠只据先儒之說以為垂盡之年
獻忠之地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瞻天望 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疏章心甚嘉尚所陳藥石之言當書紳惕

念卿其勿辭須速上來以副孤望

祔 廟時封事 甲戌八月

伏以臣素以遐遠之蹤猥荷 聖明之知一年之中受 恩重疊身病日痼違 命至三今玆之來非爲供職只欲 肅謝而退不意 聖度含垢不加誅譴反被 寵擢移置近密之地責其出納之允臣誠惶感罔知攸處臣啣 恩鼓氣強策駑鈍庶效夙夜之勞而千里扶曳氣力憊竭四肢百骸無一不牽引疼痛僵卧私寓就職無期臣之情狀不亦慼乎臣自念無他才力可以報效欲以一言爲辭退之日獻忠之

地不得不爲　殿下畧陳之臣考之禮經稽諸前史
今日入　廟之舉臣知其不能無　聖德之累也禮
曰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先儒呂中曰父之爵卑不
當謚而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己之爵加其父欲
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以此觀之　殿下追
謚之事非至當之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祔於　列
聖之位恐非禮經之本意也漢宣帝追謚其所生父
母曰悼考悼后而置園邑入廟則未之聞也哀帝詔
共皇去定陶之號而立廟京師亦未聞有入廟之議
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謚曷嘗有入

廟之意乎先儒胡氏論之曰王莽簒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屈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張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寔息之譛未聞於當時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世而宣哀過舉益明以此觀之三帝得失之跡皎然明甚而 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乃欲爲宣哀之所不爲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此也至於宋朝歐陽修首發稱親之議而呂誨等目之以邪論至請下理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不亦嚴且截乎 殿下孝思無窮聿追徽

謚至誠格天又受　皇封別立廟宇享祀無別於宗廟　殿下尊親之事至矣顯親之意盡矣程子所謂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於私恩者　殿下既得之矣何必以過隆之禮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反卑之譏乎臣竊觀近日朝報　殿下常以補位之虛為慮此則大不然宣帝光武皆以孫而繼祖者也綱目不以不補其補有貶辭先儒以蔑有異等為美事豈不以帝王家事重在於正統而不以私恩干正位乎嗚呼　殿下以為今日之國事果何如也三司耳目之官也而竄黜殆盡政院喉舌之地也而牢係有日

大臣股肱之任也而棄之如遺正論者謂之浮議逢迎者謂之正直是非顚倒邪正不分所謂忠嘉絕響諛佞成風者不幸近之矣臣竊痛悶焉伏願 殿下翻然覺悟斷然改轍遵禮經之至訓監前代之得失亟寢非禮之禮還收竄黜之 命以慰臣民之望以爲 宗社之幸臣非不知言出禍至而年垂七十餘日無多寧言而死於雷霆之下不忍不言而負吾君也臣不勝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陵變疏 乙亥五月

伏以遐遠孤蹤癃病已極才無可用德無可稱空空然一腐物也 聖度含垢累加 寵擢置諫長之位欲聞狂瞽之言一章陳懇未蒙 允遞再單言病尚閟 俞音臣誠感激不知死所將何報效以補涓埃臣遠伏鄉廬弱水朝端今來都下得接邸報始知近來爻象不佳物色驚疑殊非 聖世之事有同危亂之漸臣不敢知此誠何為者也噫君臣疑阻上下否塞未安之 教相望於朝報之中引避之辭不絕於臺閣之上人臣救過不給何暇盡耳目之責而匡君德之失乎臣不敢知此誠何為者也臣請略其一二

而冀 殿下之無誅也嗚呼 兩陵頹虧之變其果天變之示警耶抑亦人事之不謹耶以為天變也則兩大臣 啓辭若是其明的非所疑也以為人事也則當初監董之官不謹封築之罪豈可尋常推考而止哉雖然若歸之於天變則猶有仁愛之天示警於人君而使之恐懼修省為 殿下王成之地此則猶不見絶於天也若諉之於人事則其為變除尤甚焉幾旬之內貴賤墳塋不知其幾千萬而未聞有因雨而虧頹者豈獨 兩陵之土俱損於一夜之雨乎或有一種之言 兩陵形制與他陵異易於虧損云為

此言者其亦異矣國陵形制自有一定之規臣不敢知何人創此新規使之虧損之易耶臣愚以為創此規者為可罪也不然而為此一種之言熒惑 聖聽弭其恐懼修省之心而絶其轉灾為祥之路則其為不祥孰甚焉臣愚以為為此說者亦可罪也今也不歸之天變不歸之人事而一向沓沓無所歸宿則豈

殿下奉先思孝之道哉嗚呼火灾與水灾何異陵寢有火灾則有哭臨變服之禮今以水灾之故而獨無變節者何歟臣聞昔宋真宗時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灾請置獄劾火事王旦獨曰始失火時陛

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也噫私宮之火與　先陵之水孰重孰輕罪已之詔與忽灾之意孰是孰非古之大臣有待罪之章而今之大臣旣已待罪旋即爲之辭古之大臣以有迹之火而歸於天譴今之大臣以無迹之水而視之尋常臣非有意於動撓大臣直據事理而論之耳臣聞吉凶不可以相雜聖人於是日哭則不歌誠以一日之內餘哀未盡故也况可哭而不哭不可歌而歌者乎　先陵之灾非可哭之凶乎祔　廟之禮非可歌之慶乎歌哭同

値吉凶相雜則當先哭而後歌先凶而後吉可也禮
曺消吉只退數日使祔 廟之慶先於修陵之凶者
何謂也判書洪瑞鳳雖自列百端終爲負 先王之
恩而陷 殿下於過擧也臣愚以爲禮曺堂上及郎
廳不可不罷也噫 陵土之虧損是何等變異未告
事由之前當存其迹以待 上命可也而繕工提調
申景禛擅改莎土欲掩其迹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臺
論已久而 俞音愈迫此所以群疑滿腹而不敢言
者也臣愚以爲景禛不可不鞫問也臣聞十四日雷
震之聲內自都城外至遠方數百里之外無不聞之

而適於其夜　陵上有變則　陵官之擧實牒報有何可罪之事而至於累次刑訊以爲歸罪之地乎臣竊恐自此以後不幸而雖有取長陵一抔之土者殿下無自而聞之也不亦慼乎臣愚以爲洪有一無可罪也臣聞公論不在朝廷必在草野草野猶可言况衣食乎吾君而曾居侍從之列者乎刑曹叅議羅萬甲起於久廢之中不思吹虀之態而蹇抗戇直之章歷陳時政之疵全疏臣末之見雖未知其言之果皆適中而其心則愛君而已憂國而已罷斥之命出於群情之外如是而可以開言路而來直諫乎臣聞

人窮反本張必有弛竄逐諸人之禦魅四裔者今已十有餘年則窮亦甚矣豈無自新之端乎當玆 大霈之日量輕重或移或放之 命出於天地好生之德而得張弛之道也兩司之臣旋復摧沮不問輕重一切繩之無已甚乎嗚呼在凡人尚然況於至親之間乎佶億健三人乃 先王血孫也流放海島今幾年矣壯者已衰幼者已壯男而未娶女而未嫁噫嘻矣其男哀此年壯之女其終閑死於鮫人龍戶之鄉乎 殿下仰體 先王之至意俯憐骨肉之殞命特命放赦以盡親親之道德至厚也 恩至渥也爲臺

臣者所當將順而成吾君之美也前正言趙壽翼異身居言責各陳所懷而攻之者四面而起一則曰護逆二則曰立節必欲削職而無所容其身噫此四字乃曩時攻人陷人之目而不圖今日復提起已死之文字也臣曾以此事冒陳於　求言之日矣一出供職必與壽翼異同罪臣豈不量而輕出哉臣之所言數段皆是蒭狗或觸時諱或速臺評臣之蹤跡不亦危乎然欲已而不已者只恃　聖明之知而年前辭章之批以隨事盡言爲　教臣何敢爲身謀而負　盛教乎伏願　殿下亟下臣章言可用者用之言不可

用亟遆臣職使臣安心調病歸死松楸則自今至死
皆 天地父母之賜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
以 聞

辭禮曹參判疏 乙亥七月

伏以臣宿疾沉痼之狀前後疏單中略陳之今不敢
更瀆而自數日來又得瀉痢之症度數頻數食飮頓
減此夏月飮冷無節之致雖勤調治久未有效僵卧
旅舍呻痛度日出而供職未可以旬月期禮部淸班
豈是養病之所哉再呈辭單政院沮却三度始入又
以調理出仕爲 敎臣之狼狽一至於此哉臣雖至

愚豈不自知才無適用德非時望筋力已衰無陳力就列之勢疾病旣痼有乞骸歸死之願 殿下不知臣之不肖 寵擢過隆 異數頻煩臣誠感激不忍便訣逢彈不去積謗任他臣之情狀不亦慼乎臣聞古之退去者不必待大閑之年也身有疾病則退去不容於時議則退去是以或有年四十五十而退去者至於六十以後而退去者則相望於史冊中矣臣今年六十有七而身病已至難醫則可以去矣發言無章三司共彈至於累朔之久則可謂不容於時議矣此非可去之時乎古之人有一於斯猶恐其去之

不速況臣之無有而疊逢之乎古之人君雖於宿德重望去就輕重於國者無不許其退者豈非優老體下之盛意而亦閔於礪世砥名之一大機也況如臣去留無一分損益於國而有同凫鴈之往來者乎伏願 殿下哀臣至情亟 許退歸使臣不為生行死歸之人不勝幸甚仍伏思惟臣今將退矣不以所蓄於胷中者陳露於 冕旒之下而居然謝歸則不亦孤 殿下之隆恩異數乎不敢吹虀冒陳瞽說惟殿下之垂察焉頃日風灾近古所無屋瓦皆飛拱木拔根至於宗廟之內社稷之中顛拔者尤多吁此何

等影象耶夫堅重盤錯之物尚皆如此況田疇之禾穀乎臾脆之木花乎臣聞畿甸之內禾穀之秀而實者落盡無餘未秀者莖節摧折乾枯木花之實與未實者幾盡凋傷果若如是民何所賴而衣食之國何所恃而責貢賦乎民而飢寒國而虛竭則其為目前之慘豈特如白虹之貫日正殿之雷震而已乎畿甸則聞之矣未知諸路之亦有是災否乎人自嶺南湖西來者皆言其災之慘甚於畿甸云其餘五道安保其獨免當今之世災異層疊人之聞見者亦以為尋常而不甚驚駭安知守令之不置而不報監司之不

忽而不聞乎臣目見變異仰屋長吁竊以爲大臣必
言之臺閣必陳之其弭變之道濟民之策必有以處
之矣矯首跂足佇乎有聞而寥寥以至今日臣實未
曉其故也惟夫 殿下深畏天警益加惕念 召還
大臣盡釋言事之臣雖宋景三言之善何以加此然
而近來發號施令之間未聞有應天恤民之政者
獨何歟臣聞應天以誠不以僞恤民以實不以虛何
謂應天之誠只在 殿下方寸之中耳誠能敬以直
之於內義以方之於外操存之功不昧於幽獨之中
省察之意無怠於酬應之際使此心常明無私欲之

敬此心常警無逸豫之萌則 殿下之心上與天通
殿下之德上與天合已生之灾轉而為祥將来之
變銷而為福矣不此之懋而徒以應天云者皆偽耳
臣竊聞之外間喧傳禁苑有龍池之勝闕内有遊宴
之漸宮省事禁未必非流傳之誤而若果有之此實
無前之灾也莫大之變也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
後謂之灾也成王一念之非而致風雷之變則安知
今日之風灾不由於 殿下之一念乎伏願 殿下
聞臣之言即自反於己曰我無是事此言胡為至哉
即誅譴臣可也竄逐臣可也如有絲毫形似之迹則

自反於己曰夫微之不可掩如是夫可廢者廢之可已者已之益加操存省察之功痛絶私欲遏豫之萌則天變不期弭而自弭矣何謂恤民之實亦在 殿下方寸之中耳誠能誠心以愛民實惠以保民視民之飢猶己之飢視民之寒猶己之寒一事之害民者去之一惠之加民者益之 殿下既以百姓之心爲心則百姓亦以 殿下之心爲心而平居有庶幾無疾之願臨亂有親上事長之義矣不此之樊而徒以愛民云者皆虛耳書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以庶民得其所則箕風畢雨有節而爲瑞庶民

失其所則箕風畢雨失節而為灾民之憔悴未有甚
於今日則其類之應豈不足以致大風狂雨之變哉
臣愚以為 殿下亟命有司諭于八道監司詳審受
灾之輕重量減貢賦之數以示憂恤之意焉雖一尺
之布一斗之米蠲之則民德之加之則民怨之者乃
其常情也臣欲 殿下之歛德於民而不欲歛其怨
也噫所捐者九牛之一毛而所得者億兆之心其利
害得失之歸豈不甚明乎臣聞京畿江原兩道量田
之役始於今年此雖不得已之舉逢玆大無之年舉
此莫重之役糜費不貲騷擾多端民安所恃而不至

於懲且散也畿甸根本之地也関東荒僻之鄉也尤當存撫以保窮民何必趁期舉龎以速怨謗哉臣愚以為姑待稍有之年為之非晚也臣縱離彈論遠有此言人謂病風自知喪心而愛君憂國之誠得於天賦之初者未嘗泯滅於中而欲罷不能也伏願 殿下以前所陳憐臣之情事而許其歸以後所陳自勉於 聖躬而飭有司着實舉行尚於應天保民之實有一毫裨補之益則臣雖退死田廬亦不爲虛遣一世也不然而 殿下以人微之言而不加警惕之心該曹以經費之恤而不賓保民之實則臣雖留在都

下不過爲貪祿之人焉而已苟容之人焉而已臣實
耻之臣不勝瞻天戀 闕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卿疏章嘉卿愛君憂國之忠疏陳之事當留
念而議處以爲修身保民之藥石卿其勿爲退歸
隨事直言以副 予望
副提學辭疏乙亥八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積謗之餘宦情益薄惟思致還職事歸苑田
廬疏單屢瀆未蒙 允許榻前陳懇反 下過奬臣
之進退不亦維谷乎黽勉行公今有日矣春官亞卿

係是閑冗非極望所在而猶且含羞猥廁若涉淵氷
欲於兩度 擧動之後再陳乞退之章矣不意憂寀
之外又有本職之 命臣誠蹙蹙不感而懼臣之癃
病足弱不能行步之狀 殿下既已下燭而猶責之
以所難堪之任使之忘其將所以報恩者知臣莫如
君眞虛語耳噫玉堂之長是何等職耶論思之任輔
道之責專在於此苟非其人君德虧損矣臣學術空
踈精力已耗名浮於實用無所適比猶牛之不可以
服箱斗之不可以挹漿也銓官誤擬是欺銓官也
殿下謬點是歟 殿下也上而欺君下而欺人臣之

罪戾至此而無所逃矣不惟此也臣聞玉堂之官未經堂下者無徑昇長官之規近來惟崔鳴吉破格爲之而以鳴吉之高勳隆望何所處而不當哉其餘若金德諴之才望而屢除屢辭終不就職况如臣駑劣又下於德諴者哉臣於癸亥反正之初雖被錄遴而旋卽爲養補外又未幾時猥蒙堂上之　加未嘗一日於本館之職則其不可違舊規出仕之迹與德諴無異臣雖無狀亦知無恥之恥何敢冒昧而出以速官謗哉伏願　殿下亟遞臣職毋妨賢路千萬幸甚臣不勝懇祈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才學允合此任勿爲控辭
速出察職
九月十七日劄 乙亥
伏以臣之言病非循例也乃實狀也臣雖至愚稍識
分義何敢隨 駕托病而不入陪祭之列不參問
安之禮乎誠未格天言不見信又加規外之恩臣誠
惶蹙靡地自容調治數日待或少間黽勉供職以補
涓埃乃臣區區之至願也昨昏病伏之日得見邸報
殿下特黜趙絅守郡閑塞臣誠驚惑不知其所以
也頃日絅避嫌之辭雖有過激之言其心則欲盡所

懐而正一時科舉之失也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特以瀆擾於舉動之日或違　聖上奉先思孝之期故臣是之惧是以請遞矣不意今者竟被譴黜之罪也　殿下以絅為何如人也居家孝悌之行莅官氷蘖之聲有足觀聽而文學慱覧足以置左右而備顧問者也其可以一言之過顓懲而遽示好悪之私耶伏願　殿下亟　寢補外之　命以示優容之意取進止

荅曰趙絅之事殊甚駭異補外施罰固無不可雖然卿之劄辭如此當勉從焉

陳情待罪疏 乙亥十月二十日

伏以臣志氣衰耗精神昏憒凡干處事類多顚妄昨日因私悶呈告而錯認逆獄不至大段數日之後自當完決敢冒以呈 聖旨嚴峻旣以還出而又 下教於政院責其所以捧入之意臣誠惶悚罔知自處方將伏藁待罪之不暇而敢以微情又暴於天地父母之前冀其有以垂恕焉臣父墳在安陰地母墳在居昌六十餘里之外每於節日不得並行展掃以三月十月卜日行祀定爲一家之式者有年矣臣雖有兄苐兄則年近八十常在枕席苐亦宿病沉綿不得

行步獨臣扶策裹鈍時時上墓矣今來都下已過半
年十月常祀尚未擧行一年名節秋夕尤盛牛廝馬
醫之子田夫商隷之孫無不上其丘壠剪穢莫杯而
臣獨絆名韁久不省拜臣之不孝至此極矣臣身離
草土今纔三歲餘哀未殄追慕罔功常念踽踽孤魂
獨處異鄉窮谷中嘗構屋數間於墓下以為死生相
依之地而離違千里香火猶絶霜露既降宿草蕭索
不但臣之思慕不置一死若有知門閭之望豈與生前
有間哉臣卧不安枕夢魂數驚食不甘味擧匙哽塞
者日復一日此以不諒時勢而妄陳呈告者也伏願

殿下丞遞臣職以正臣子不忠不孝之罪臣不勝
戰悚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荅曰省疏具悉嘉卿誠孝卿其安心勿辭明年十月
下去掃省

十月 日劄 乙亥

伏以開告變之門者促亡國之道也廢朝末年牛馬
之賊自稱逆賊因嫌告訐拘繫滿獄此所以致覆亡
之禍也 殿下即位以來凡曩時疵弊變革殆盡而
其一尚存告變之獄治之不嚴識者之寒心久矣今
者朴天健之告變尤極無形而成其獄者乃營將宣

世綱也其教誘援引之狀希功樂禍之心原情定罪浮於天健遠矣兩司拿鞫之請真得防奸杜漸之義而論列累日尚未蒙 允噫自此告變之門將日開矣告變之門一開則國脉將日傷矣比之於人脉不病雖有病不死脉既病則雖無大段疾病終必死矣國脉既傷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聞也 殿下之持難臣亦有以窺度之矣豈不以告門一開則雖有不軌之徒潛形隱迹而無人發告為慮也哉此則大不然 殿下上應天命下順民心而為 宗社神民之主寧有奸謀逆節敢生窺覦於天命人歸之地哉

夫孰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若 殿下未能無一
毫狐疑之端而有所靳許於兩司之請則非臣所望
於 殿下而國家無時寧靜矣取進止

十一月十四日辭退疏 乙亥

伏以臣之遇知於 聖明而濫受覬外之 恩者多
矣拔於積謗之中置諸清切之地念其飢也則賜之
米饌念其寒也則賜之耳掩念隨駕之無儀餙則賜
之羽帶曲加之私偏施之數雖慈父之於愛子何以
加此臣雖至愚亦知感礪庶竭駑鈍思效涓埃之報
者是臣區區之至願也三南新結姑停之請雖不量

時宜而發臣之愚意以爲此事關國家安危係民心
離合是以累陳於 榻前瀝血而上箚矣 聖明不
以爲然廟堂不以爲是此亦臣所見固陋不能周思
遍慮而隨處見忤者也昔馮驩孟嘗君之一食客也
而猶能焚債卷使薛民親君況臣之不爲馮驩而受
恩之重不止於一食客而已者乎天若祚宋終無
南釁則幸矣如有不幸之變而南民之心不可收拾
則 殿下至此必思臣言矣孟子有言曰禮貌未衰
言不用則去之古之人遇有爲之君而以論事不合
去者不可以一二數臣雖庸陋竊畏聖賢之言而竊

古人進退之節者久矣遲遲之行今始渡江雖被負
恩之誅非臣所悔也雖然臣豈敢忘 殿下之
恩哉脫有緩急臣當扶曳赴亂不死於道路則死於
輦轂之下必不為偷生之鬼而已伏願 殿下亟遞
臣職使臣得以安心退去不勝幸甚
答曰省卿上疏予甚缺然卿之不辭而歸似或過當
待春暖上來以副予意事有 旨

辭副提學疏 丙子正月

伏以臣再昨伏承 聖批以無所失為 教而不許
遞免臣誠惶感罔知攸處 聖明雖欲保全而時議

大有所不然者臣何敢以瀆擾為嫌而不為之陳白
乎臣奔哭最晩之狀前疏中已陳之矣至於無據之
說又不勝籍籍臣竊怪焉臣於官門成服之後哭臨
之行不可不急急而家無騎乘借各官刷馬而來自
安陰達京城凡六七百里所經之官一十有一矣道
路耳目其可掩乎言者以臣奔哭太晩濫騎馹馬為
罪目論議紛拏臣何敢自謂無是事而甘為從他笑
罵之儒臣乎此臣之不可留者一也臣伏見崔鳴吉
攻斥嶺儒之疏援引多端辭說狼籍而臣之姓名亦
在舉証之中臣不得不為之畧辨焉臣與韓必遠語

及之事則果有之矣必遠擧自己遜中之說而問臣曰退溪云云之說君亦聞乎臣答曰吾出入鄭仁弘之門久矣仁弘口未嘗出此言吾亦耳未嘗聞此言也但聞柳袗爲陝川時對人言京中士習之不淑曰昔吾擧進士時有一同榜人負時之望者也言及退溪曰喪童之說退溪辭職之時自陳於 榻前如此之事不自隱諱而至於上達 天聽其賢尤不可及也云其揑無搆虛陽尊陰毁而推托於退溪之自言者極其陰悖此袗之言而出於深惡之意也臣與袗素昧平生特聞人所傳之語耳嗚吉乃曰爲我道其

所聞於人者有若對臣說道者然袗之言出於痛惡
陰搆之態而鳴吉泛稱有此云云有若袗自言喪童
之說者然臣實未知必遠傳之誤耶鳴吉聽之誤耶
削其本實擧其枝葉欲以為自明之證不亦異乎凡
告君之辭必從實得的無一毫增損之端然後可以
免自欺之失欺君之罪矣以臣言觀之則其他援引
擧証之說亦安保其一出於真的無僞之地哉噫鳴
吉　榻前之語初非有心於誣賢也實出於蠻甫無
情之事誠如　聖批所謂妄發而張子所謂過言非
心者也惟當自明其無情之實而已可也顧乃多引

廣誣欲實其無情之説眞所謂歸咎其不出於已者而終歸於遂非之地矣其亦不思之甚也雖然此亦臣之罪也使臣不傳柳袗之言則鳴吉雖欲巧索其罅隙其可得乎惟其不愼樞機偶然言及於親切之人而曾不料墮其計中終爲誣賢之資亦惟此非臣之罪乎不可留者二也臣旣被物議又爲鳴吉擧誣如是而可以一日於論思之地輔導之任乎伏願 天地父母哀臣孤遠之蹤悶臣狼狽之狀亟遞臣職置之散地使臣得以專意調病以待 國葬之日不勝幸甚臣無任懇迫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借騎刷馬於義無妨户判疏辭
亦無有害之言宜勿固辭安心察職

斥胡使疏 丙子二月

伏以臣一疾已病不能出户外今已四十餘日矣苟有一分供職之勢當此 國家多事之日何敢屛伏私室自取逋慢之罪哉惟其病根深遠諸症日生四肢百體無一不痒引疼痛自數日來眩暈重發忽然顚仆者日至數三渴症復作飮冷無節饘粥稀鮮肌肉銷鑠沉綿日久精爽日耗以年紀揆之則其勢則然而深悔從前攝生之失宜也臣頃忝禮部再呈辭單獲蒙 恩由三告得遞則庶有調養之便不意新命又下狼狽尤甚也據實呈告至于四度而政院每

斥胡使疏 丙子二月

伏以臣一疾已病不能出户外今已四十餘日矣苟有一分供職之勢當此 國家多事之日何敢屛伏私寓自取逋慢之罪哉惟其病根深遠諸症日生四肢百體無一不痒引疼痛自數日来眩暈重發忽然顛仆者日至數三渴症復作飮冷無節饘粥稀鮮肌肉銷鑠沉綿日久精爽日耗以年紀揆之則其勢則然而深悔從前攝生之失宜也臣頃忝禮部再呈辭單獲蒙 恩由三告得遞則庶有調養之便不意新命又下狼狽尤甚也擬實呈告至于四度而政院每

却不受使臣無以暴白危悃壅蔽之患一至此哉清
閑之局尚難曠闕況此言責之地補拾之任乎伏願
殿下哀憐臣病遞改臣職使得專意養病不至死
亡則君臣之間恩義兩至矣臣病伏中得接邸報知
金差恐喝之章而其中定號等語實是大愕極痛之
言也三司諸臣讜論忠言已盡無遺矣昨日 筵中
許謨閔略必已經畫矣非臣垂死之人所可預議而
芻狗之言不盡於榛蕪之日者非事君盡心之節故
敢畧及之噫大義所在如青天白日雖問之三尺之
童亦必能言之況備局之群議乎 聖明之英斷乎

然於荅問荅書之際不能示之以峻截之意而未免
有低回苟且之語則彼必藉口以為朝鮮亦不以為
不可也以此播聞於天下則其將何以自明耶一失
其辭萬事瓦裂此臣之所大憂也至於西徒新叛中
國是父母之賊子也雖不能閉關斥絶只當待之以
從胡之列而不問其所從來彼若以為不可如是則
始可明言大義直斥叛逆之㑍不可齒於與國信使
之列則彼雖外示怒色其心則未必不以為義而知
我國之有人矣臣知　殿下之處此必無有噬臍之
悔而在我自強之策何至今寒塞耶帥臣之稱職與

否非臣所敢知而旣委其任當責其効山陵監董豈
無其人而不許臺臣之請者何歟然 殿下之不許
臣知之矣豈不以胡差未還之前難於有此擧措故
也臣愚以爲雖未即西召還京城使之預講其措置
之方備禦之策待胡差越江而即赴把截之所庸何
不可哉且念體府之設其來久矣當此邊釁已急之
日何不擇於時原任中稍知兵事者一人開府委任
乎此實臣之所未曉也臣身將就木而心未全銷濫
陳 廟堂之議非愚則妄而憂國之誠未泯於一息
尚存之前敢陳瞽說冀 聖明之垂擇焉臣久闕肅

謝職分已虧而昨日 命牌臨門又未能不俟屨而行臣之罪戾至此尤大亟命鐫削臣職以懲人臣不敬之罪臣不勝懇迫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荅曰省疏俱悉嘉卿有懷必達之誠疏辭當留念而採施卿其勿爲控辭調理察職

丙子劄子

伏以臣肅恩之後又以過慮之見搆短劄方欲繕寫投進昨見同僚簡通乃天變陳劄事也繼見大臣劄辭臣病伏中不覺驚起咄咄曰是何陰沴之氣敢干太陰之精若是其孔亟也欲叅同僚之劄而眩暈時

發恐有顚沛之患乃以前構別獻爲應天以實之道
豈不外於是矣其中因臺諫之請已有蒙允之事而
不敢削去者蓋欲 殿下知群下意見之同然也臣
聞宋臣李綱告其君之言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
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
小故之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
小人之所間此段 殿下今日之所當法也臣請衍
其說而獻焉夫興衰難於創業撥亂難於守成何者
衰亂之世紀綱解弛庶事委靡賢愚不分邪正混淆
爲人君者尤當振之以英武照之以明哲臨大事當

大難而不爲撓屈者英之用也別賢愚審邪正而無相傾陷者哲之効也臣聞外間流傳 殿下猶行素膳一向悲疚置國事於相忘之域而無一分振發之氣噫 殿下一身 宗廟社稷之所依百官萬民之所仰其可以自私之乎而乃効兒女子之事乎臺閣之臣請以御正殿接臣僚則不過一二日塞責而已是可謂用心之剛不爲小故之所撓而爲興衰撥亂之英乎臣聞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自古及今未聞有借才於異代者也唯患求之不誠用之不公耳今日文武之才豈無可適於用者而爲兩銓者

不患求之不誠而臨政常有乏才之啓不患用之不公而注擬每發無人之歎此則兩銓之過也至於殿下之所以用舍者臣亦未見其一出於明㭊也頃年姜碩期金光炫等一時言事之臣雖未知其才器之如何而伏節死義之士當求於犯顔諫諍之中則其人之可用而不可捨也明矣放還今旣經年矣何無叙　命之下耶一國之事臺諫當言之大臣當行之今臺諫旣言之矣大臣何無禀定擧行之事耶不但此也其時居喉舌諫諍之地以言忤旨者不一其人而或未蒙放或在散地至於已死者猶未復官

殿下何示人不廣也雷霆無竟日之怒者眞虛語耳
噫巳試之人才猶未能用則雖有奇才俊識必不肯
出而爲之用如是而可以爲興衰撥亂之措乎臣聞
昔宋徽宗以金兵日逼爲憂問於宇文虛中曰事勢
若此奈何虛中對曰宜先降詔罪巳更革獘端俾人
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卽命草詔
其畧曰災異適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理
宗悔開邊命吳泳草詔罪巳其畧曰朕明不能燭德
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此
皆當危亂不得不爾之擧而其言亦中乎當今之病

者也臣不必遠引前古 宣祖大王在龍灣下敎罪己于時遐方士民莫不掩泣思奮興師討賊此所以成中興之烈者也 殿下何不命學士草敎下諭八方以慰悅軍民之心乎軍民之怨咨未有甚於今日三南之心則固失於量田之役矣至於畿甸之怨苦甚於三南者臣未知其所以也或云畿甸之民困於各衙門興販之貰市井之人困於諸宮家抑買之弊此事虛實臣未之詳而若果有之其爲君父歛怨者爲如何哉此皆今日罪己之實事也然雖有罪己之言而未有罪己之實則亦歸於虛文而已臣愚以爲

已行之量田雖未姑停而 御供之可以減可以不
減者減之常賦之可以輕可以不輕者輕之務以一
分之惠加諸民而解其怨苦之心則可使制梃以撻
金虜之堅甲利兵矣臣聞重內而輕外者有國之常
法也然或有內輕而外重者有如今日之謂也方張
之賊猖獗於江帶之外咆哮之怒灼然於朝夕之發
而顧乃諉以重內任其揬突於疆域之中乎臣頃以
此畧陳於劄中臺諫亦有所論啓而未知廟筭結末
之如何也然臣見邸報中兵使柳琳請禁軍十名而
猶以大將軍官阻搪云爾則必無分半西征之理矣

所謂各衙門軍官者皆一國精銳之武士也此輩或急於求仕之計或憚於本官之任莫不自緣請囑托名於各衙門不定額限多多益辦故本官守令莫敢誰何至於把摠哨官亦未得出身之人所亦惟矣至於都監諸軍皆是鍊習之兵出而當敵何向不破而藏之無用之地乎宋臣汪立信之言曰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此正為今日道也諸大將不念外禦之急復如前日之為不許分兵以壯邊禦則國事去矣元帥徒往何為哉　殿下雖以此屬反正而抑恐以此屬亾國也臣嘗聞之南以興臨

死有言曰吾爲閫帥一未習陣而死是可痛也盖以其時識察之人往來頻數故不敢錬兵習陣而有此言也豈非悲痛之辭也如此而可望將士之展布四體能辨殲賊之功乎無功猶可保有功則必不生故將士觧體狼顧貪息進無戰意退無守志惟以苞苴爲自全之計由今之道無變今之習雖有孫吳之將不能一朝用也臣之所云以此屬亡國者此也臣聞兵務精不務多頃日 筵中有東伍無益之啓亦此意也我國鐵丸射手乃天下無敵之兵也倭人善炮而不能射虜人善射而不能炮我國兼而有之雖横

行天下夫誰與我敵哉所患者軍律之不嚴陣法之不密而已誠得精炮四千善射三千騎射二千鞭殺各一千合萬有餘名則其於禦此賊也何有其法得戰場一處先定陣所多布棱鐵於前次積拒馬木其後以炮手四千分為四隊二千當前結陣二千或左或右因其地之形便而結陣空其一方者蓋慮相對放炮互傷吾軍也皆重行而坐放則立既放則坐以便後隊之放炮隊既定次射隊射隊既定次殺手次鞭軍次騎射堂堂其陣井井其列退一步斬進一步賞申明軍令嚴飭行伍然後與賊相戰彼若鶴翼而

來則前隊炮一千先放放後坐而藏藥後隊一千又
放彼若長蛇而來則左陣先放如前隊之法賊至四
五十步之內射隊發矢如炮隊之為炮聲不絶矢注
如雨彼雖堅甲鐵馬安得不殪且潰也至於騎射鞭
殺用於合戰之時或馳突以衝其中堅或埋伏以絶
其歸路在臨機善用使耳盖此賊有進無退若炮射
間斷則乗其間逼迫無暇用炮射耳若用此法允矢
不絶則傷斃之數動以千數何暇迫逼吾陣乎故臣
以為此禦戎常勝之法也此非臣之臆料乃吳玠駐
隊矢之法也吳璘疊陣法之遺意也玠用此法有和

尚原之捷璘用此陣有復秦州之功此其成效之可
法者也臣一介腐儒生也其於用兵制敵之方未嘗
窺測其糟粕而心丹憂國終夜不寐得於仰屋之餘
者如斯故不敢隱於採蕘之日矣然玆數事特有司
措置中之事也其大本在於 殿下一心之定不定
如何耳臣竊未知 殿下之心定於退避歟定於進
前歟臣嘗發其端而未究其說故今又及之臣聞昔
宋景德元年契丹敗宋師于潞州次于澶淵邉書告
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冦凖勸帝親征高瓊衛士進
輦過河遠近望見御盖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

丹氣奪卒成和議而退高宗紹興四年金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帝曰朕親總六師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是夜金師果引退齊棄輜重而遁已事昭然非啟鑑乎臣歷觀宋史退縮而獲免者未之有也進前而不勝者亦未之有也真宗中才之主也高宗柔懦之君也而猶能震懇親征卒成奇功況我 殿下以大有為之資値大有為之時英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哲足以正百官之心親征之教已下於即位之初者乎重申舊 教曉諭軍民

赫然一怒進駐松都仍開體府劄住箕城內外相應遠近用命則不但辦景德三十年之無事而已金齊之帥將不日而遁矣夫然後戰守和三策自我伸縮而惟吾所欲為已比諸退縮江都坐而待亡者其得失成敗為如何哉臣不欲遠引漢唐之事而終始以宋為言者宋之於遼金與我之於金虜也形相似也勢相若也宋之自弱與我之自弱同也宋之自愚與我之自愚同也遼金之弱宋愚宋與金虜之弱我愚我亦無不同故近取比而有此狂僭之籲伏願 殿下以首所陳莫措之德自勉焉以末所陳親征之策

自奮焉以中間數事明飭有司可用用之可斥斥之毋如近日外示採用之意而內無採用之實焉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二劄

伏以臣前後陳劄出於憂國盡職之心而識見短淺不足以動得人心 殿下雖以採用議處為教而備局以為迂遠而搪塞之臣何敢執以為皆善如張齊賢之為我勞於其中 進駐之策雖聖人復起不非臣言矣 宗社存亡在此一擧人心離合在此一擧進一步則 宗社存而人心合退一步則宗社亡而

人心離臣實未知廟堂知不及此而然耶知旣及之
而猶然耶夫知不及而然也則是不智也知及之而
猶然也則是不忠也不智不忠　殿下之所以倚毗
者不亦孤乎請就其一款而條下之其曰自前非無
此議竟以兵力財用不給之故發議中撤此言誠然
乎哉甲子南　巡之日臣終始不離未嘗聞此言也
丁卯江都之　幸臣自鄕赴難未知其時何人畫此
計而何人沮之耶老師島中欲戰不得勤王之師八
方雲集果以兵力之不給而未戰歟京倉積儲可以
漕運列邑粮餉可以就食果以財用之不給而未戰

歟其曰賊兵犯境之後更觀兵力財用然後别議舉措此則尤不滿一哂草此　啓者其不聞張軾之言乎軾之言曰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决機之日今日必勝之形在於進駐之策而不正其名不定其計必待賊兵犯境然後别議舉措耶臣恐其時舉措不過退避江都而已遣使乞和而已人心潰裂將士離散然後雖欲進駐其可得乎且其兵力財用不能觀於今日而始觀於賊兵犯境之日乎以此不成說話雖欲愚弄三尺之童猶不可欺也況於君父之前乎其曰今者未有定計而先入於教

書中近於失信似難輕易宣布此則不欲失信於民猶之可也然今之未有定計者誰使之然歟 殿下曰可退避大臣曰不可退避 殿下曰不可進駐大臣曰可進駐以至於卿士大夫同然一辭則 殿下雖欲不進駐得乎今也未嘗以進駐之計聞於 上而乃曰未有定計乎金人所謂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者不幸而近之矣臣之所以必欲添入於教書中者欲以定都中士庶之心也欲以振八路軍民之心也欲以鼓四方將士之氣也而乃曰似難輕易宣布與臣之見不亦左乎李塏以文章器量見推於當

世被擢於廟堂而爲副提調之任其爲任不亦重乎而乃於告君之辭若是其委靡低回苟以塞責而已不念國家危急存亡之計吁可惜也曾謂清明之朝無一人如寇準之毅然當事而反效王欽若之沮誤大計乎臣實惟爲伏願殿下先諜諸心以臣言爲可用也亟定大計播告中外以臣言爲狂妄而不可用也亟斥臣職俾安愚分不勝幸甚取進止

三劄

臣聞蹈猛虎之尾而不思防制之策則終爲虎口之吞撩毒虺之舌而不爲捕殺之備則終被虺舌之螫

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夫金虜猛虎也毒虺也朝廷據
義斥絶而彼既㪅然怒去則既蹈其尾矣既撩其舌
矣而防制捕殺之策何迫然無聞歟抑臣病蟄窮巷
有若聾瞽雖有　聖上奮發之擧廟堂規畫之策而
未之聞未之見耶不然何其泄沓之至此也臣頃以
元帥急西之意畧陳於辭職之疏而已承採施之
批矣傾耳以俟者數日矣今聞元帥之行卜在三月
二十日之後一何緩緩耶事機已迫急於燃眉何暇
卜日乎元帥行裝一丈劍耳何暇治裝乎天祚我國
彼或容忍更容使价之往復則幸矣不然手下精鋭

朝令夕發風飄雨驟倏然而至天塹長江為彼所有
則雖有孫吳之將熊羆之卒已無及矣在廟筭有綾
不及事之譏於帥臣無聞命即行之義謀國之策急
君之義果如是乎臣愚以為即命推轂星火馳進治
其軍旅整其器械把截江灘繕治城池以為死守之
策毋為退步之計者此今日 聖上委任責效之意
而帥臣捐軀報恩之地也噫我國天下精兵處也隋
唐百萬之師尚不能支撑况蕞爾小醜乎彼之鐵騎
必不當我之鐵丸彼之弓矢必不如我之強勁而彼
則宜前無退我則恇㥘善走此其勝負強弱之所由

判也然此皆將不得人焉已非我國人性本然也誠
使任元帥之責者忘黃金橫帶之樂雪宗社將亡之
滂激勵三軍振作義氣則彼雖衆強焉能與我敵哉
至於戰守之便措置之宜亦在於元帥料理之中而
兵難遙度必至金城然後究國之策始得便宜此臣
之所以亟請西下而不可晷刻留者也臣竊惟一國
精兵名武咸萃於諸大將之手而無事則爲農墅監
董之役有事則爲扈衛偷安之所丁卯江都之事識
者至今痛心安有集一國之精銳老於島中而不肯
出一兵馳隻馬窺賊兵於津外數百里之外而顧乃

以內變可虞之說熒惑 上聽而爲自己保全之地乎勳臣之休戚與同者富貴已極有生之心無死之氣者例如此可以爲緩急之恃乎今時則與彼時異彼旣動兵則雖早辭以乞和必不聽也厚幣以求緩必不從也等其亡也曷若背城一戰以决勝負哉諸大將軍官及炮殺諸軍其數甚多分其精銳之半付之元帥則不待徵兵諸路而軍威已振矣臣又以過慮者畢其說焉五月之奠雖是諸侯之制而經權異時不可膠守傳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古亦有因亂而葬故多闕者盖其時勢使然也脫有侵突之患發

於未發之前則爲之將奈何臣之愚意以爲進卜吉日亟成大事未及之役觀勢追完未爲不可此乃權而得中之道也夫然後專意武備 殿下親御六飛進駐松京督策將士嚴明軍政益礪宋太祖惟有劍之意則澶淵萬歲之聲足以奪狡虜之魄而三軍之氣可以百倍矣臣素昧韜鈐妄陳大謀猷古人所謂狂態未除者政爲臣發也伏願 聖明憐其情而恕其罪取 進止

辭疏

伏以古人有言自知者爲明臣雖至愚豈不自知筋

力已衰驅策使令之役非所堪也下部踐蹵升降
殿陛之職非所堪也志慮昏憒不合於論思輔導之
責鋒鋩銷鑠不合於糾正諫諍之列若大若小于內
于外無一可以堪其任者而惟幸寸心猶未盡銷乎
中猶能把筆欲以所得於心者宣之於筆以為垂死
輸忠之地而言亦心之出也其心既荒故發於言語
文字者亦甚無味輕淺而無遠慮迂滯而遠時宜宜
乎笑罵之沓至而絲毫之無補也臣今犬馬之齒距
大関只隔一年年已至矣病已痼矣臣之計惟有乞
骸歸死一節而已或以為當此邉鄙日聳之時致其

事而退恐非孟子有師命不敢請之義也臣以爲此則不然所謂有師命者國旣被兵之謂也非如今日但有釁端而無門庭之憂也天祚我國虜若悔禍則安知不歸於終無虞也設有危急之變而古之人以言不用志不伸退去者何限當金兵纔解京城圍方攻太原之日李綱乞致仕章十餘上當國有大喪上下皇皇之際留正出國門上表肩輿遁去當元兵充斥疆土日蹙之時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單車宵遁此皆已事之可據者也玆三人者身居相位德業聞望謀猷計畫眞可以扶顚持危以其出處爲

國存亡者爲如何哉而其決然於進退之際如此況
臣微末之蹤狂言妄計無一補益於時而大葬已完
靈轝旣返則臣之進退豈不綽綽然乎不辭而退不
得已也伏願　殿下亟遞臣本職及兼帶同知經筵
仍許致仕使臣得以安心退去焉幸以賴　殿下仁
恩得延數年之命則優游壠畝歌咏　聖澤不幸而
獲戾于天溘先朝露則當埋骨先塋之側生安死順
罔非鴻恩臣不勝瞻天望闕踡跼隕越之至謹昧死
以聞

山城劄子

伏以再昨請對非有一謀一策有補於群議盈庭之日只欲仰望 天顔暫陳淺見而已玉容瘦悴倦於酬應氣促言短未盡所懷惘然下陛含淚出門矣目今天心助順 聖慈赫然諸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應募之軍日益衆殺賊之報日益多破竹之勢指日可待此正轉危爲安不失舊物之秋也昨日胡差之来往非本情也乃誑我也愚我也若信其甘言復墮其術中則向之有死之心者轉而有生無生之氣者變而無死宗社存亡姑置勿論而 殿下及甯之患又復有以来斷指之說矣抑臣之所大恠者元

帥之事也以賊奴遺君父使之窮縮於一髮孤城之
中而晏然退在迄無赴難之聲古今天下安有此等
司命乎 殿下堅定奮發之志勿爲邪議所撓奪亟
遣金吾即取元帥頭竿之軍中然後隻輪不返之功
不日可辦矣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竊聞外間喧傳之說昨日使臣之行有以稱
臣陳乞者云此語誠然乎哉若果有之必是崔鳴吉
之言也未知鳴吉稟旨定奪而往耶抑亦私自臆决
而有此言耶臣聞之不覺心膽俱墜嗚咽不能成聲

也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謟乃一降書也然猶不書一臣字名位猶未定也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定則將惟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其將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從之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將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小人之忠況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其屈膝而亡曷若守正

而死社稷乎况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乎嗚呼我國之於中朝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王鳴吉欲二其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病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欲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 殿下痛斥鳴吉之言以正賣國之罪若未也亟命罷斥臣職使妄言者不得作取進止

三劄

伏以臣區區陳劄之意實欲豫防鳴吉稱臣之語而

一夜之間遽行其計臣未及聞知不能以死爭之臣罪大矣主辱已極臣死當矣而猶且遲回隱忍不能自決者猶幸 殿下確然無出城之意臣何徑死哉茀聞彼虜求斥和之臣甚急云臣雖非首請斬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實有之臣死而有一毫補益於存亡之計則臣敢愛身而不爲君父死哉伏願 殿下亟令廟堂議處以臣應虜人之求取 進止

四劄

伏以臣之自决政爲不忍見 殿下今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恠之鳴吉旣使 殿下稱臣

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爲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　皇明之印則　殿下當爭之曰自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此印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淸國云彼若求助攻天朝之軍則　殿下當爭之曰天朝父子之恩淸國亦知之矣敎子攻父有關倫紀非但攻之者有罪敎之攻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凶狡亦必諒之矣伏願　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已無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幸甚臣命在垂盡旣不能扈駕又不能哭辭於路左臣罪大矣臣本職及兼帶並命改遞使臣得以瞑目取　進止

言者　殿下驕傲之偏心也注擬之際顯示愛憎之
迹者　殿下好惡之偏心也人君有一於此猶為亂
亾之道況　殿下之兼有乎繼自今　加工於本源
之地務絶其偏係之私知好問之裕戒自用之小而
益加　聖念焉噫臣無大人之德而欲效格非之事
臣之愚妄據此可知請　命罷斥臣職

行狀

成均進士府君行狀

府君姓鄭諱惟明字克允草溪人自號嶧陽高麗侍中光儒侯弘文公諱倍傑之後子諱文官至禮部尙書其後世有聞人有諱丞諱邦柱諱宏行三世皆以進士隱德不仕進士生諱習仁左散騎常侍以剛正名於世語在李牧隱立傳子嘉善大夫寶文閣提學八溪先生諱悛文章行義爲一世宗匠於公爲五代祖也高祖諱齊安成均生員曾祖諱從雅通政大夫行忠州牧使祖諱玉堅中直大夫行司圃署别提考

諱淑進勇校尉娶晋州鄭氏副司勇諱純之女奉翊
大夫版圖判書諱仁得之六世孫也以嘉靖十八年
己亥三月初四日壬申生公自幼恬靜不雜游戲異
凡既知讀書精思文義稍長受業於葛川林先生之
門遂得其道為門人領袖癸亥冬丁外艱哀毁過制
啜粥将廹再朞目不能視物頼母夫人及仲父驚救
始進糲飯久而得甦自初至終誠禮如一惟省慈闈
之外無一時離于几筵鄉隣無不歎服其誠孝萬曆
癸酉中進士試公以母夫人老病不肯游學泮宫惟
以湯劑奉養為事柔色以温之柔聲以承之務欲得

其歡樂而不違其心志定省之禮不以筋力或廢家雖貧窶甘旨未嘗乏絶少有不安節則憂形于色若不能自支母夫人常曰吾雖苦厭食感吾子至誠恐傷其意故勉加一匙飯也已卯春丁内艱時母夫人年幾八袠宿疾沉綿公日夜在側跬步不離及至大故累日不納勺飮然猶能自力一從禮制時年遭大侵將無以爲葬幸賴親故遠近者事之乃克厚葬焉既葬結廬于墓下朞而啜粥不進蔬果每朝上墓哭必盡哀身不脫衰麻之服心不嬰世累之煩哀慼之容祭奠之誠少無减於前喪而獨食粥止於朞者盖

公年已向衰淚以毁而危身為懼而俯從順變之節者也時村里瘟熾逼廬外數十步許公散遣學徒抗禮獨守香火不絶哭泣依舊人甚危之而卒保無恙安知非誠孝之有所感者耶先是鄉人以公之孝行牒報本縣本縣轉申監司以達於 朝者累矣歲乙未 朝廷以數條之目慱選人才公首與孝友之科而無援于 朝宜達而窒縣監郭公趍具公實行報于都體察使李公元翼公以書陳情辭避辭極懇切公有兄弟皆早夭只有姊妹或遠或近而愛敬俱至交相洽如人莫能間姊之早逝者收其孤養之教誨

撫育無異已出自少不治産業家雖屢空怡然自適不以爲意客至清坐相着或終日不能設酒食而亦不爲辭謝人有邀致者則必往焉羣居燕飮笑語油油不自有異於人於酒無量雖至爛醉未嘗失度村前小路出先隴之下每過必下馬故或醉騎扶擁行至其處卽控轡以下馬亦識其意遽止不行拜謁家廟端拱趍進若未嘗被醉者然此雖於公微也然子路之處顔淵不過式墓下祠云者豈不以人所易忽而勉其加敬也耶然則公之無所不用其敬於此亦可見矣性本精潔書籍器用放頓必整几案堂室灑

掃必淨脫屨户外每有常處必齊整不亂以為毛髮
爪牙受之父母一毫細屑無所棄擲莊護之密有若
珍寶之重寢宿於人家不脫頭網恐汚其髮其不褻
遺體者類如此平居非有疾病未嘗傾側偃息至於
末疾沉痼積有五六朔而無一日不淨頮坐臥床席
有些箇塵穢即令糞去不留焉所居堂室不蔽風雨
庭中植以梅竹不雜花卉日相對怡顔雅好山水嘗
登德裕又登智異恣意觀覽往來無碍每値良辰携
朋命侶採蔬擊鮮成真率之會嶧溪之水發源於德
裕山下波流潔清境界閒淨公與二三同志謀築書

堂於其上以爲藏修之地時聚後生講經居業濯纓逍遙頗有風雩之趣常以力綿未克完就爲恨云慈詳惻怛出於天性當亂離飢饉之日人患鼠狗之害錐升斗之失穧穗之損見則必殺如刈草菅有識之人亦不能免公聞之慘傷痛禁而切責之曰此是何時人且相食人之爲盜豈其心乎何忍自我手殺天民爲哉見流民餓殍者必爲之惻然分其食以與之傾其槖以賑之人之觀感者亦知救恤之爲義而多所施活雖無一命之試而所濟於人者爲不少矣壬辰之亂賊鋒直向京城將士尾觧公失聲大痛曰以

吾君遺此賊乎或獨處或對人哭泣無時如喪私親
大駕西巡屢下哀痛之　敎公每見之流涕掩抑
不能禁與鄕人倡起義兵以應金義士沔往來經畫
多所裨益雖在山林一念靡不向君父者如此丙申
十二月初九日辛未以疾終于外寢得年五十八善
人之類莫不傷之鄕人子弟多白其冠帶如哭有服
之親焉公性度溫雅操履安閑樂易多恕和緩不迫
不喜聲色不好博奕過行不率求以處厚游言不倡
口無所擇忠信之美積於內而優游之法接於外襟
懷坦夷城府不隔一言之出洞見心膂不以稠廣之

中而有所矜飾不以幽獨之際而或設惰慢盖其資
禀既美而克養有道者然也聞人之善若已有之聞
人之惡慼然若無聞焉非惟不以汚已必訶禁言者
務於有過中求無過人有毁已者受之而不與較故
毁言不禁自止間有横逆之輩侵辱無不至至於将
有不測之禍而公處之恬然不為之動其人卒自悔
悟至有心服其德而思革厥面者矣處鄉恂恂務盡
尊賢敬老之禮接物怡怡絶無麤厲猛起之蔡其言
吶吶若無可否而至於責人非誤斷以義理則截然
有不可犯者與朋友交相下不倦故久而益親終始

不背仁愛宗族出於至誠周亟而矜無資不計己之
有無死喪之際必致其哀功緦之服必盡其制吉凶
慶弔禮無所遺要以扶忠厚戒浮薄為心平居未明
而起盥櫛正衣冠詣祠堂焚香再拜而退自少至老
無一日或怠雖近出隣舍必拜謁於中門之外歸亦
如之若遠出則開門上香告以所往歸告亦如是事
死如事生之禮可謂勤矣奉先之儀一以誠敬為本
以為身不致潔則無以交神明故雖當冬月沍寒之
時必沐浴澡潔獨處一室專心靜慮如見親之所愛
如欲色然常曰正齋之日書亦不可觀也齊齊乎其

敬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之意至矣至於朔望之禮俗節之薦無不躬親行之致其如在之誠君子曰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公之於三道可謂無愧也已矣手書誠敬二字及毋自欺謹其獨矯輕警惰處幽如顯視獨如衆等語於窓壁間以自觀省焉其不以一日使其躬倦焉者如此讀書必以四子爲本而又於心經近思錄性理大全等書心信而熟講之士之來自遠方而問業於林先生者或先就公問之或有旣退而復質焉者常謂縕曰性理爲書裒集先儒說話無所不備學者不可不讀

以之為文則理勝而義明以之治身則如方圓之有
規矩汝何不學之蓋公於是書已有積年之功而知
其所得之效故也又於考亭文集得力尤多抄書一
部講讀不輟故其為文明白委曲立言遣辭皆切事
情真所謂有德者之言也葛川常稱許之曰鄭其文
章非吾所及也先生之行之誄也門人咸推於公無
異辭瞻慕先生之行李石城儞嘗狀之矣其子承信
等以踈漏為歉屢以改述請於公公以人既為之不
可輕改為辭其後與李議定其未穩補入其不足然
後其為狀備矣公於二先生早為依歸之地而又於

玉溪盧先生之門出入親炙最久且切先生深加推重云以家貧親老在舉場卅餘年屢進屢屈終無愠色惟以訓後學教子弟為事嘗綴古人要語若干條書于小冊使孫等誦習之誠敬其第一條也書其後白汝輩誠能存心於此數件等事常自點撿服膺勿失則不失為謹愿之士況循此做功勤學篤行則進德修業之基亦未必捨此而他求也又常謂藴曰汝以為為士之實只在鈔誦時文而已耶不在是也汝何不鈔書古人箴銘之詞念誦之汝只有箇心與身不曾喚醒提省而任其一齊放倒了終做甚麼人藴

十七始經筵疾向差書授訓辭其言曰以安詳二字保養心神清和二字保養血氣終之曰此汝輩病後治療之大節目也造次食息動靜坐臥之際皆當以此四字念念毋忘可也此則因治病而教以治心之法者也頃當亥歲饑嘗言興利救飢事公默然良久曰學者不當以謀利為心縱志於利便害於義蘊心愧而退常謂蘊曰汝等急於救死固不可不治生然欲專治之則於為學有害噫公之於為人非特資質純美自然暗合於道也其得於師友薰陶之力學問講治之功而操存體認於心身性情之德毫分縷析

於義利輕重之判者固非拘儒曲學之所可擬議而公滚自韜晦不欲圖好者故人亦莫之知也彼言僞而行背者固不足道也間或有摹規擬矩將義理過肚裏而便有要人知要求利祿之心者皆公之所不屑也惟公入孝出悌安貧樂道不求聞達委質林泉凡見於行事發於言語著於訓戒者皆出於逐世喫飽之味而不可誣也則人之知不知於公何有哉病中循循以奉祭事爲言而無一語及家及病革謂緯曰吾平生行事無一可觀但奉先節目汝宜遵守勿廢汝之子孫亦視汝之所爲則庶得傳守不墜矣又

曰吾欲以家禮敎汝輩庶使知人道之要而今病如
此恐不及也未幾而公逝矣其懇懇追遠之誠眷眷
式穀之念到此猶不忘而孤等終天之痛當復何如
哉嗚呼忍言哉忍言哉公娶晋州姜氏將仕郎謹友
之女國子博士啓庸之後也生三男一女男長緯娶
忠順衛朴士忠之女生二男曰昌世昌後次蘊及第
娶忠義衛尹劼之女生三男曰昌詩昌訓昌謨次絔
軍資監奉事娶參議張智賢之女無子女適幼學
愼詠早死有一子一女皆早夭昌世娶士人裵樹立
之女生二女皆幼昌後娶士人劉後甲之女生一男

幼兄弟相繼夭折惜也昌詩娶忠義衛李希雍之女時無子女餘皆幼公之初喪適值邊警復憂公私荷擔即以其月二十二日甲申旋葬于城山文曺洞先塋之下竊念公之才德足以顯耀於世而命不偶身抱屈以終名言懿行將就沉泯而無傳此蘊之所深懼也而不肖無似荒墜先訓獲罪明時孤囚海島雖欲以不腆之文形容潛德之萬一恐不足以傳後而反爲先德之累也嘗觀祭統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公之有德行奴隸皆可以知之則蘊

雖愚憯不可謂不知也旣知矣猶以負罪自貶不思所以傳之欲傳矣不以其實溢辭以稱之均之皆有罪也玆敢畧其所不見遺其所不聞直以平日所覩記謹誌其梗槩如右豈敢望身化之順也庶不爲君子之所恥而知言者有所考擇焉爾萬曆四十三年十月日孤藴泣狀于大静圍籬中

貞夫人姜氏行蹟大畧

夫人性行諄謹佐君子無違德公之安貧樂道事親孝奉先盡誠者夫人有助焉耳甲寅春藴言事獲罪繫囹圄者五朔先生在朝暮而夫人聞之無甚驚憂

曰渠旣已委質安得臨事避免蓐居海島者十年常曰雖是瘴癘之地豈必能殺人哉先生在天不足憂歎及癸亥蒙　恩出覲亦不害形于色處之如常夫人平生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而至於遭變故一視夷險凜然不可犯者類如此國人皆曰賢哉母也年九十三以崇禎三年庚午七月二日以疾終于正寢以其年十月一日葬于居昌加祚縣北龍山子坐午向之原其不得與府君同穴者以其穴道窄迫無以安厝故也

介庵姜先生行狀

先生姓姜諱翼字仲輔自號介庵又號松庵其先晉州人高麗國子博士啓庸之後厥後趾其美冠冕不絶曾祖諱利敬軍威縣監祖諱漢知禮縣監考諱謹友承仕郎妣南原梁氏麗朝太子中允朱雲之後長興都護府使灌之孫承仕郎應麒之女以嘉靖癸未正月十八日生先生生而岐嶷甫及齠齔狀貌魁偉雙瞳洞然見者知其爲非常兒矣然氣骨豪邁不拘繩墨常以佃獵角觝爲事年至十四五尚未入學承仕公憂之而方在沉痾中不能嚴其教督之方一日戒之曰人而不學無異禽獸奈何甘與蠢蠢者同歸

先生默然良久忽有所感悟明日就學于同閈鄭希輔其門學徒見先生以初學從之皆笑以為晚希輔試教以史畧初卷見其句讀分明音韻清朗竦然異之曰為他日大儒必此人也自是激昂自奮終日危坐孜孜矻矻忘寢與食纔讀一卷文理已達不復從師有時質疑而已于時先生年幾弱冠不但畫以通書史習時文而已盖已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者而喚醒歛飭於心身內外之間者已得其端的矣甲辰丁外艱初喪哀毁踰禮既葬廬于墓側省問慈闈之外足跡未嘗離几筵鄉隣稱嘆之己酉與伯兄參同占

進士試其後一二赴舉輒已厭棄專以讀書求志為
事奉養孀母左右無方承顏以色菽水盡歡每於定
省之際從容侍坐歷陳古今嘉言善行冀其聞而喜
悅焉與兄弟姊妹怡怡無間言營辦嫁娶咸克有立
舅氏梁公悅居與之近朝夕必省焉在書樓聞其語
聲認其出外則輒下樓拱立以俟其過家業屢空衣
未必取完食未必取飽而處之裕如不以為憂雅有
高趣樓心閒靜頭流北麓有洞曰登龜愛其宅幽而
勢阻買田結茅以為終老之計歲在壬子先生為一
蠹文獻公刱立書院時我東方書院竹溪之外無有

爲見聞未熟異議横生先生毅然不動決意舉役適値郡守徐九淵雅敬重先生尚其所爲出力相助既立講堂而徐公遞去繼之者匪人未尾而風且雨者六年其後得尹確金字弘相繼來莅首尾十年而乃克訖功廟宇儼然階砌峻整東西齋舍樓門厨庫次第俱備池垣潔正松竹森列以春秋次丁率諸生而俎豆之儀式詳備禮貌嚴肅諸生莫不駿奔將事不懈益虔既又爲之料理措畫裒書聚穀以爲藏修永久之地遠近聞風坌集莫不願在諸生之列聽其講說事聞 賜額灆溪頒書籍以榮之盖自寒暄一蠹

被禍之後雖有昭雪之典而士氣猶未盡伸斯文猶未盡興至於父兄子弟之所以勸勉詔告者猶未脫然於禍福成敗之機而諱言道學之事先生用是憂之奮然爲己任排衆咻斥群疑殫心疲精積以歲月而卒有所成就使道學燰然復明於世嚮之咻者定疑者信而諱言者釋然則儒先之道得先生而益光且明其有補於世道豈淺淺乎隆慶丁卯以吳斯文德溪之薦除昭格署𠫭奉將理肅行以疾不起寔十月之二日也當其疾之病有紫氣若長繩自空中垂接于屋上迨其屬纊其氣漸收薄天而滅見者異之

以為哲人之亡天其示異乎享年四十有五卜葬于立石洞卯坐酉向之原承仕公兆側也萬曆辛巳鄉人立祠廟以先生配於玉溪盧先生其後寒岡鄭先生答禀定位次之書介庵與玉溪只以朋友而相敬未見其師生之分云東岡金先生之言亦如是始定並享之位別為祝詞品式均齊先正之言豈無所見而然耶始建於濇洲中移於羅村後移於新溪因號為新溪書院云先生天品高明城府坦易沉潛靜默喜怒不形風彩峻拔鬚髯秀美不喜麯蘖不近聲色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至其為學無所師承而自能

奮蕤超悟探頤義理貫徹玄微古書之盤錯肯綮人所難曉者一經於目迎刃縷觧聞其講釋如客得歸嘗曰書豈有不可曉者古人為文皆有其理泝理而求之自無難處又嘗曰學貴自得非自得者易至差失事在勉強非勉強則無以成功先生之於為人非但天質粹美依本分做底其強學力行精思明辨從事於格致之方用力於誠正之功幽獨隱微之中而所以操存者不懈動作酬應之際而所以省察者益密蓋其重厚故其學固剛毅故其行篤內外完好色夷氣清望之可畏即之可愛是以人無賢不肖莫不

有以觀感而無怨惡之者詩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先生盖近之矣先生與玉溪先生交契濴密始終莫違以先進事南冥先生出入其門又與東岡金先生往來切磋互相推重斯三先生者智足以知賢人而不爲阿好溢羡之言南冥嘗與先生論學語及鮮克有終濴歎今之學者不克有終因曰吾平生見欺於人多矣的然相信而保無可疑者唯吾子一人而已玉溪以文哭其死累數百餘言其畧曰唯君之生氣厚才明早習文藝即判重輕屏居求志惟古人是希身蹈繩約思徹玄微稽經觀書黙契心會雖遇

肯綮迎刃而解一簞一瓢其守愈確和而實介物莫
之奪犯而不較人孰涯涘德宇醇如可敦薄鄙孝友
行全疇克倫比東岡亦哭之以文畧曰嗚呼程朱沒
而微言絶關婺墟而大道隱此道之託不過文字口
耳而異端之學又不勝其紛緼士生斯世非有卓然
之高識則孰能特立而不惑雖北方之學者猶多昧
其向方而況乎東土之陋僻於斯世而閉門自守味
衆人所不味斯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者歟余求友
於斯世盖所取之多方然而學之正守之固則未有
如夫子之淳篤又曰弘哉其執德之廣毅乎其任道

之力闇闇乎其取善之量切切乎其文會之益則其
積於内者深而厚所以著於外者朴而茂脚踏平實
雖不為崖岸斬絶之行而存心不苟隱然為濁世之
砥柱又曰見斯世有斯人而謂天其未喪於斯文也
是何其德之豐而命之嗇賦予之偏終不得其均也
已矣乎揚休山立不可得而復見猶有不亡者之長
存云云欲求先生之道者見此三賢之言則可以得
其槩矣先生之沒于今六十年餘而狀文之托未有
所屬當時親炙之徒皆已老死名言懿行之在人耳
目者皆已湮沒十未得其一二雖以甥姪之親如蘊

之愚而生於易簀之後三年則何以得其幽光之萬一哉第以表兄渭明之請懇懇不已義亦有不可推諉者故謹就鄉士從子之所叙述畧陳於前而終証之以三先生之說所引繁而不殺殊失狀文之體然與其以疑似髣髴之跡敷衍誇張自立己說以欺先生欺後世曷若引據諸賢的確之論可傳於後無疑者哉文體之失固不暇顧也嗚呼天之生先生也旣賦以如許之才之德而澤焉而不川使不得行道於當世又奪之斯遽使不暇立言垂後以爲開來學淑人心之地天之生先生之意果安在哉痛矣哉痛矣

巷先生娶慶基殿叅奉卞潤原之女卞亦草溪著姓生三男二女男渭英渭賢渭明女愼誼林眞慜先生不喜著述其或因事而記纂遇興而吟咏者未知其多少而皆散失無餘今其存者只在人口誦者若干首而已其亦可憾也已甥姪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鄭蘊謹狀

桐溪先生文集卷之三終